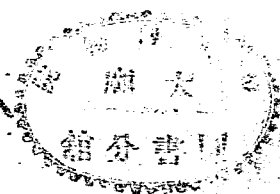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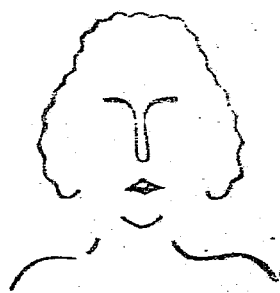


溫 子 水

謝 冰 瑩 著



上海中華書局出版

1946

857.63
622-6

目次

- (一) 初得到異性的溫柔
- (二) 月
- (三) 巧雲之死
- (四) 老五與妻
- (五) 刑場



3 0528 5080 1

857.63
622-6

初得到異性的溫柔

(上)

一個人偶爾到了一個勝地：在驚訝及讚賞之餘，當會想到造物之妙，——絕不會把他的聰明用得普遍，叫在他眼下的地方都是一樣的；不太好，也不太糟，正像一面湖水似的平淡。所以造物把他的聰明只用在幾處，許多地方又是這樣的忽略過去了。



- 1 -

~~003313~~

020400



人以為這是巧妙的了，而其實正是平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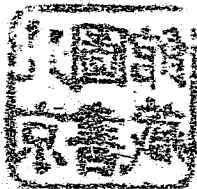
——沒有到過的勝地，在幻想中是一首詩，到得見了，就變了一篇爛攤的文章，在你欣賞這杯酒時，他暗中把沉醉給你，他把安眠的藥放在杯中。得到你醉了，他又替你擠出許多悲哀的淚珠。

我們如一閃眼，先到的是一處使你高興的地方，漸漸因他的糟處，而使你生出抵抗，至終是會發覺國土。

如今我們說這兩地是一樣地，好壞不過先後而已，假若把這兩處合起來，則是一首極平凡的迴文詩了。

西千湖，她偷了全國的靈秀，去點綴這小小的土坡，還小小的泥坑，用造物給的靈秀再去詔媚人類，叫人因他有天才，就會高興的栽培她。——到得栽培到她成了一朵花，她就會忘了一切，用她的纖手去採擷青年的男女，以爲取笑。到了這一對人值不得再笑了，就放下，再去玩別個。

建武他不傻，——或者說他還沒有傻。他站在這老妖嬈的手裏，但他的眼睛却



注意到手外其他的一部分，用他的天真，用他的力量，用他天賦的智慧在造物命他要做的事上。

他的心是還沒懂得酒的好喝，他的眼睛是還不會辨別迷醉的顏色——雖然他在人世上已有十七年的歷史了。

他只是欣賞自己，覺得自家腦子會轉，覺得自己筋肉的健全，卻沒有想到用會轉的腦子，去和顏色做問答，用健全的筋肉去吃這杯玄妙的酒。

早上起來，他吸這口空氣，是想到健全的身軀更其健全，日裏他翻書本，解答問題，爲的使靈敏的腦子更其靈敏，到得問題難答了，他就得意地跑到運動場，去舒展身軀。

這人他不栽湖水，——而想詩句，哲學等，讓桃花把春天過盡了，夏天的船上擺着初愛的男女像荷葉一樣的多，在秋天這些人流了淚在牆上寫詩，——他不管，他永是在屋裏去消磨自己的天賦天才和筋肉。

美麗日光，像水一般的流，從春天的第一天起，流到冬天，——流到了今天了。

在今天日光沒有了，一切喝過酒，及流了淚的人都沒有了。造物笑了，於是他在

灑下聖潔的種子給人間，把西子湖蓋的一色的「白」。

達武在這星期六的下午，把功課作完，見了天暈，天雪，拿了一些錢——（這錢是他積下來的沒有用的）——這孩子今天是用明白該調節生活，於是抬腿在迷茫雪的花裏向着湖濱走。

天氣好，即該用全副的能力去致力於工作，天氣不好，便沒有十分的力量，於是達武想這樣天與其失了，還不如是走出望望景：

走在街心的達武，身上知道冷，但出來時節却仍不戴帽子。天上滾着雪花，這人他不找路邊走，却在雪深處用力的踏。聽到自家的脚上雪上軋軋響，是有如聽一曲西樂，又如是在嘴裏吃着梨，兩手又在口袋裏，用臉去接天上的雪，用嘴吐着熱氣像吸煙。

街上沒有一個人，天色在雪花飛舞裏暗了下去，隔着雪花望着白白直上雲霄的寶叔塔，寂寞無聲的湖水，一片沒了樹葉的桿子及浮在眼前的一片白，加上幾條野狗在雪上追跑，——這平日理智充分的學者是略領到眼上有圖畫，再抬頭看一縷濃雲從兩山的峯壑中溜了出來，腦裏是又添了詩句。

成天埋頭在書本及運動場，把有次序的生活排到忙，由忙變到有趣，則這腦子

就不會想到除忙以外的事情了。思想緊到大緊了，在這裏一忙，達武是被天上幾片雲的詩句給鬆了。在心的中點上一怔時，就想到有兩年沒有得到母親的安慰了，那一種純真的慈眼，望到自己兒子之美而得意的笑時，在這時是又提上記憶了。

把往事翻過來，達武的心上有些慘。

站在這裏不動的足有了半天，待心上一動，轉過頭來，天的光什麼時候已經換了燈的火，達武還不知道。

拂了拂身上的雪，笑了笑的尋着歸程。

杭州街上的繁華，在近幾年來有小上海之稱，看他平坦而寬大的馬路，雅偉而精緻的建築，以及電影院，汽車，馬車，甚至於那街上走道的人們都有上海味兒。

達武順着街旁走來時的寂靜却變了現在的喧嘩，一路上的車馬，人兒，大店前的燈火，以至每一個小店窗內擺的東西都使達武細細的玩味。

像今天，這樣的閒在，在達武是沒有過，而到這次注意時看了，又增了幾倍高興。

覺得肚裏餓，摸着口袋裏頭大洋鑲，那前面一家咖啡店的招牌，就笑着在向達

武招手兒。

這人是也該給他一點兒樂子了，平日在苦中過度，沒有妄用一個大錢，沒有過除了應看的東西之外的，沒有吃過應當吃之外的東西，天是應當叫他尋一些「應當吃」，「應當看」之外的東西以爲鼓勵了。

看見窗簾點着紅綠色的閃爍電燈，一塊塊用乳油在蛋糕上畫花的點心，一匣匣精裝的糖果，都映入達武的眼中，只是差一拾步就會到了這人的口裏的。

口袋中有錢，給達武以無窮的勇氣，再拂了拂身上的雪，又在門口的地氈上擦了擦鞋底的泥，就推開門走了進去。

樓下的幾個影計立在賣糖的櫃台上談天，一些也沒有去理他，達武明白吃東西是在樓上了，於是扶着紅色的梯欄往上走。

樓梯邊黃色的牆，掛着幾盞西洋油燈，梯邊柱子上掛了一個自由神像，手裏舉着一個火把的電燈，走在樓梯上的達武見到這精緻的設備，先自高興。到了屋裡，屋裏的牆是深綠色的，每一盞電燈都是橙黃的絲綢罩子，一種幽雅的使人沈靜。

屋裏不見一人，也沒有影計，達武有些奇怪，走了幾步却一眼見沙發上躺着一個女人在睡，達武只一怔，就又向前走我一個靠窗的坐位坐下了。

王草人看過

沒有見有人來，達武拿起菜單也沒有看，歪了一歪頭，心上是——「一個很漂亮的女人，一個很年輕了姑娘呢！」

天把十分充足的天才智慧給了這人，把完全身軀的健全給了這人，用有條理的工作去培養他，用美麗的湖光來安慰他，叫這人想到，天上的一個星，樹上的一葉，都是爲他而生，都是天打發他們來點綴他這偉大生命的，甚至於，一個人羣，一個社會，一個國家，一個世界，偌大的江山，偌大的海洋，都是爲他而生，都是因他而有了生活力，有了生存的價值。因此這人的滿足，這人的自尊，在自然界都可以自豪。

天叫他的使命是使他這副偉大的天才，強有力的身軀，來在世界上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以至於一草一木，都要用他來扶他們，來救他們，來給這人謀幸福的。由他出了娘胎，吃乳，會說話，起，就一天的培養他，培養到這朵花兒，將要開放的時候，忽然給他許多他不自解的問題，是不到的。

叫一隻蝴蝶在他眼前飛，叫一陣花香在他鼻前過，又叫這隻蝴蝶去吃這花上蕊。

一個滿了寂寞的孩子，除了工作之外，是不知道界上有其他的東西與他有關係

，是要他想的。於是工作上的興趣到了十六年上就覺得他的使命是太輕了。

一傳蝴蝶會去採花上的蕊，一個山峯是喜歡迎接天上的紅霞，這人見到這個，心上不解，是覺得自己似乎也也要一朵花讓他採，一片紅霞讓他看，但是沒有，沒有相當使他滿意的；——上帝給他使命，又讓他煩悶，但又沒有去安慰他的煩悶，這是誰的錯呢？

在這一年這達武的發育中，是明明在極健全的腦中，發現了一點不健全的象徵。——像是一朵未開的花在心上，但這花又看不見。

今天這人在雪花裏進了咖啡館，見到一個睡覺的女人，心上一怔時，這朵看不見，玄妙，未開的花，是看見了，是分明由筆尖上畫到紙上了。

到得這人發現了自己心上的這朵花，於是不覺的回過頭去看這女人。——沒有看見，是被沙發的椅背隔住了。

這時他腦子回過來，想起他來這裡的事務。夥計仍不見來，他在無聊中注意到這屋裏有一架留聲機，地板上有一塊很大而帶有花紋的氈子，自己的椅子是紅木的，上面蓋一塊綠呢，綠呢上又蓋着一塊大厚玻璃磚，上面擺幾件食具。

人是急了，不解沒影計，於是走到樓梯邊上往下望，下面的影計是不會管上面事務，於是又回來，想拿起手套走。

這女人是又停在眼前，達武這次在女人沙發面前停住腳望。——那閉上半圓式的玫瑰色的眼皮，細長而漆黑的眉毛，嫩白的鼻子，桃色帶暈的兩頰，鮮紅而清淅的嘴唇；頭髮是散着，領子沒有扣上，一身短到膝蓋的黑綢旗袍，那蜜色誘人的長筒絲襪，一雙漆皮的高底鞋子。——白而嫩的手垂着。

再望到腿部的曲線，從沉靜的空氣中把粉香拂到這從未聞到粉香的健兒鼻中。達武慌了，心跳了，臉上熱，自己覺得人停在這裏，明明是偷窺人家，於是羞怯怯的離開了。

他不信這裏沒影計，爲了最後的一個試驗，就用火柴匣在樟上打。

頭是低下看菜單，肚子更是餓，想吃包子又想吃湯麵。

聽到耳邊有腳步的聲音，一抬頭——這女人似乎知道了這男人方才的窺探，而來在眼前了。

達武臉上紅，以爲自己坐的地方是人家地方，慌的站了起來。

「對不住，我不知道您坐在這裏。」達武說了就要換地方。

眼前女人沒有動，聽了達武的話是仰着頭大聲笑。

達武不解，人是怔着了。

「你先生吃什麼？」

「——你是這店裏的招待麼？」達武明白了，笑了。

「是的！這裏是女招待——」

達武聽了低下頭去看菜單，心卻沒在菜單上了，想了想就抬起頭來看這女人一縷散亂而長的頭髮，把着一個滿目穢的臉——是在微微地笑着。

「你先生倒是吃什麼呀——」說了這話的女人，是在笑臉上添了兩個酒窩。「說了我再去叫——」聲音很嬌，這聲音觸到達武的耳中，才明白來此地的事情，於是紅了臉。

那女人說了，是用眼看窗外，——那一副眯眼的禪韻。

「怎麼呀？」

「讓我思想——」，達武忘了適才想湯麵吃。

這女人又笑了。

「就要杯咖啡和一盤點心吧！」

聽了是掉轉頭走下去——紅色燈光下閃動着誘人的艷。

女人吩咐了上來，在鏡邊整頭髮，走在達武的身邊窺窗往外望。達武聞到這陣奇香，像是吃了一杯酒。

用孩子的眼睛看看女人的臉。

女人察覺了，爲了報這一看，斜過頭來對着達武笑。

「你先生是才到杭州麼？」

「不的——」

外面電鈴響，達武的眼是又跟了這雙絲襪到了樓梯口。

達武很少和女人接談，但此時見了這幽雅的女人，不會怕，心裏是更其高尚。捧着冒熱氣的咖啡，迎面笑了過來，够多們自然，喜相。

女人把東西放在達武面前却没有走，一掠頭髮就坐在達武的身邊了。

「我看你吃好不好？」這女人的笑帶了母性。

達武用眼睛看女人。

女人對了達武笑。

「你不吃嗎？」

女人看了盤上的點心，笑着却搖搖頭。

「吃吧！」達武說着用手把盤子推到女人的面前。看着女人的眼。

女人停了停，才羞怯怯地慢慢地從盤上取了一塊蛋糕在手上看着，却没有吃。於是達武才笑了低下頭去吃咖啡。

「你先生貴姓？」

達武抬起頭。——沒有聽清。

「——尊姓？」女人說了又笑。

「姓趙！」

「趙先生！」女人說了「趙先生」，聲音是更其嬌。顯着暈臉笑。

達武笑着點點頭，

「趙先生我說你這人很有趣兒呢——」

達武聽着笑了——「怎麼？——」

——「像一個小孩子一樣的可愛！」

聽了女人說這話的達武，是心上有說不出的感激，這心上的一朵未開的花是頭一次叫這女人用溫柔給展發開了。像一隻蝴蝶採了花上的蕊，像青山迎着了天上的紅霞。明白上天是沒有辜負他。

——算離了家鄉已是兩年多了，兩年中的學校生活，除了書本是朋友，其他一切的人們，都是自己管自己的，誰也沒安慰別人的。達武在校裏除了接家信是安慰外沒有其他，但想到安慰的慈母是隔在幾千里之外，就又感到傷感的。今天這人得到這一個陌生女人的安慰，是有如立在自己母親的身邊一樣。

頭是低下了，眼睛覺得有些潮。

「說你小孩子你不高興了嗎？」——女人說着低了頭把手放在達武的手上。

「那兒會呀？——」達武說着笑了緊握着女人的手。

「——你姓什麼？」

「姓汪——三點水的汪。你就叫我阿汪好了。」

「——叫什麼？」

「秀英，」女人說着拿過達武的手，在達武的手掌上一筆一筆的畫了一個「秀」字，又拂了去再畫上一個「英」。

「秀英！」達武看完了緊握着女人的手，抬起頭來天真的笑了。

女人低了頭，微微地一聳肩，臉上的紅暈，更其動人。

達武把身子貼着女人，心上有說不出的情緒起伏着：握着女人手，凝望窗外燈火裏飛舞的雪花，那水面上閃耀着條條的燈光倒影。雪裏的梅花開放得像毒蛇吐絲。

「你在這裏幾年了？——阿汪。」

「差不多一個月吧。」

「一個月多少薪水？」

「——不過六塊錢。」

「那你爲什麼要來呢？」

「——沒有法子，」女人說了抬起來看看達武，臉又低了下去，臉上有些慘。

「——爲什麼？」——這沒在社會上閱歷過的人，是還不懂得生活的困難。女人沒有回答，臉上是更其慘。

——當然是爲了經濟困難——達武想到上帝待人之不公，心上很不自在。

——爲了沒有錢，就不同別人一起過學校的生活，受人類應受的教育，看着時

光的過去，作了事，拿的只是少數的錢，一些進步也沒有。尤其是在青春的少女時期，自己不能作自己喜歡作的事，只是拿笑臉去對一切不類的人。

「你怎麼又不高興！」女人以爲他惱自己，勉强的笑着倚定達武的肩膀。

「——沒有的！我只不喜歡你在這裏作招待！」

「你又來了！」女人說了臉上帶了十二分的感激。「你不喜歡我在這裏我就能去麼？——不是沒法子麼？」聲音很溫，溫裏帶了慘。

達武聽了覺得與自己沒有關係，就沒有說什麼，但心上仍不自在。

「趙先生你在這裏讀書麼？」

「是的——就是下馬坡的工學院。」

「——呢？」

「家在北京！」

女人聽了沉默一會兒。

達武看到窗外的雪是更其大了，街上的燈火也更其亮。

「那你有空常來這裏好麼？」

「——好的！」

「——教我一些書？——」女人說了嬌嗔的笑着。

「——你要願意我以後每禮拜六出來！」

「——趙老師——」女人說了倚在達武的懷裏，達武用唇吻她的髮。心上是說不出的高興及興奮。

「教我一些英文，我有用，也教我作文章，看書！」

聽到牆上的鐘打了六下，達武是萬分的捨不得離開。

「秀英——你替我算算賬，——我要走了。」

女人從達武的懷中起了來，眯着眼睛看達武。

「要回校嗎？——四角錢！」

達武口袋中取了一塊錢給女人。

「——不用我了，剩下的就給你吧！」

「謝謝呵！」女人說着把錢放在棉上，替他拿着手套，送到樓梯口。

「趙先生你明天有空來呵！」——說這話，聲音是異常動人。在樓梯口，達武將抬步，却被這女人拉着，倚定達武，用嘴在達武的脖子上深深的吻了一下。

達武笑着走下樓梯。

走到街心的達武，想到適才的事是有如作夢。空中的雪花乘着晚風托到達武的臉上化成水，達武是覺得身上的衣服不足以抵抗這夜涼了。

這人從他在人世上一百個經驗裏，是從沒有經過過像今天這樣的情緒，拿女人的溫柔，來填補這空虛的心，拿女人的溫柔，來解答這人生的啞謎——在達武要算是頭一次。

當頭一次女人的溫柔交到達武的手中，在達武想該會有意外的凶事臨到的，但事實是過去了，却沒有任何意外發生，浮在腦中的只是女人的言笑，女人的神韻。——那眼，那眉，頭髮，閃動的絲襪，以及……

走進了校門的達武，腦中是還存在這杯酒。

「達武！今天你怎麼也會出去了？」——同屋老吳在黑暗中一把抓著達武。

「——嚇我一跳！」

「上那兒去啦！」

「隨便出去看看雪」。

「真有雅興呵——」說着倆人拉着手回到屋裏。

「達武你快睡吧——人家運動員早都睡了，養好精神明天好替母校爭風！」

哦——達武這時才記起明天還要到上海去賽球，想到那女人說的——「明天有空來呵！」心上就慌了。

上天培養他健全的腦子十七年，今天是教他撒謊了。

「——不成！不成！我肚子痛的了不得，明天准去不了，體育教員在校麼？」

「在的——你到底怎麼啦？——」

「誰鬧着玩——」說着——推門就出去了。

體育教員，坐在床上沒有睡，一眼看見達武走進來。

「達武還不睡去？——明天可要費些力氣！」

達武心上尤夷，說不去，真對不起學校。沒有回答，只是笑。

「這回是最後一次了，要是勝了，這銀杯就擺在咱們學堂。」
達武很急，覺得這咖啡店和銀杯竟分不出來輕重了。

「怎麼，達武？——臉上這樣紅？」

「陳先生！我發燒，肚子又疼得利害，明天怕不能去了呢！」叫這人頭一次撒謊，臉上堆滿了慚愧。

「是麼？——怎麼回事？我找校醫去！」陳先生說着站起來。

「出去着了涼，歇兩天就會好，不用找他吧！」

「那你快去睡，明天要是好了就去，沒好也沒法，只好叫候補員了。」

建武沒有話說，說過了謊，心上更難過，狼狽的走出了。

這夜他躺在床上不自在，但一忽兒想到那女人，就忘了一切，他真想不到，只一忽兒就得到了女人的愛，就有了人間所謂愛情。

這人他躺在床上流淚，望着桌上慈母的像，低低的說：

「母親！你的兒子是在熱烈的愛着一個女人呢！」

(下)

早上的日光從枯樹的梢頭，瀉出萬縷金絲。達武醒轉來，躺在床上發呆。爲了肚子疼直到校裏的運動員出發了，才起身。

一場白雪在夜裏化成水，叫颼風把他吹入土，太陽的光從冷而清的空中冒出來，天氣的好是叫達武應當工作的，或者出去爲學校爭風，但達武沒有去。肚子的疼是在人家出發以後就好了。心中的慚愧到了天氣都加以責罰，——這人是感到自己有些不對了。

達武拉張椅子到窗邊，埋頭看他下星期的課程。當太陽還沒流到中天，達武就有些看不下去了。

用手按着書本，迷着眼看天空，天空上的白雲一堆堆的在眼前泛，像是幾條野獸，在山坡上追逐。一羣白鴿在天空繞着圈子飛，哨子的響聲有如一曲在水平線上的音樂。

聽了這樂聲，達武的心潮像春水樣的流。

這人是回味到昨天那杯酒的味兒了。

愛情就是這樣簡單麼？酒就是這樣容易的到了一個人的口中麼？——達武想想不相信，但自己覺得這女人溫柔填補了的心，是明明地像已喝過了人間這杯幸福的酒。昨天早上這心上，一朵花，沒有看見，沒有開，但到了昨天晚間一剎那之後，這朵含苞的花明明是開了，明明是開了。昨天早上這心上是空虛的，但昨天

晚間得了女人一些溫柔之後已經充實了。——在昨天未進咖啡館之前，心上是還有一個不自解的煩悶問題，見了蝴蝶採了花中的蕊，見了青山去迎接天上的霞，達武不解，心上還有無埋山的忌妒。但在昨天晚間之後，這些問題是都被這女人的溫柔給解答了。

人問達武以前的問題，是什麼問題，為什麼不解，現在又為什麼明白了，蝴蝶為什麼採花上的蕊，青山為什麼要迎接天上的霞？以及……達武是半句話也答不出，——但達武自己心上很明白。

達武明白愛情確是一種玄妙的東西，——揮之不去，招之不來的，不用在未得愛情之前，去想千百個方法追求去。只要很安靜的去碰，若是愛情到手也不必慌，也不必狂喜，到了愛情這東西去了，也不必着急，也不必悲哀。

——這咖啡店中的女人，她沒有閱歷過，她沒有看過「愛情之道」這本書，她沒有受過所謂「高尚愛情」的男女同學教育，但她見了愛，她去培養愛是勝過在學校生活中的一切女人。

她見了愛她不慌，她不會害羞。她會用自己純真的心去溫存男人純真的火。——這是胸中不染一塵的鄉間女孩所特有的神聖。

天天聽人講愛情的事，天天看愛慾的畫，天天看肉麻的電影，天天同男人在一起，天天得上等教育的一些女人們；她們的胸中之需要男人要比一切女人多十倍，她們需要男人的溫存，她們也需要男人表示出愛愛的。

但你說她們多們怯呀！多們懦弱呀！多們不真呀！這時如有一個男人坐在她身邊，她的心中是十分想這男人去抱着自己的腰，但到得這男人只說一些關於愛慾平常的話，則這女人就會紅臉，就會用禮教去禁止他。——多們可恥！禁止的話唱得越高，使這人的罪會越大。

你看這靠窗呆想的男人，誰知道他只得了一些咖啡店裏女侍者的溫柔之後，心上就變得這樣的覺到更高尚！！更偉大！！他把這女人是看到有聖母一樣的神聖，自己姊妹一樣的無忌。

眼睛是對着窗外的白雲，窗外的鳥，窗外的枯樹，但這雲，鳥，枯樹却没有映入這男人的眼。

到得肚裏覺得餓，看見日頭是由中天向西走，才拿書站起來揉眼睛。

出了校門，一路吹着哨子走，捧着笑的進了一家校門鄰近的小飯館。

菜好吃，肉好吃，飯也好吃，以及桌上常擺做樣子沒人吃的八寶菜，達武今天却拿在手中慢慢的嚼，且覺得分外的香。

在回來的路上，達武順便進了一家上等理髮館裏理了髮，雖然頭上還沒有長鬍子，但今天也是叫理髮師修修臉上的汗毛。

下午呆着，等時間把這杯酒送到口邊。——洗一洗臉，在同屋的臉盆裏拿了一些雪花膏擦了。從箱裏取一身沒上過身的西服穿上——深藍色的呢子，兩排的金銅的扣子。再壓一壓那一條丹紅色的領帶，結上了，走了走自己的樣子很得意，又從床下拿出皮鞋油擦擦鞋，擦到鞋頭變成了鏡子，才住了手去洗手。

一切是停當了，看誘人的暮色從四周籠來，達武拿了錢將出去，想想又回來，到了鏡子邊，見了自己溜光的頭髮又不自然，於是取下幾絲伏在額上。見到自己英俊的影子，是自己對着自己一種不可猜測的神妙笑了。

今天走在街上的達武，脚步不像昨天的慢了，也不去我積雪的地方走。有了太陽光的天氣，可以說句好，沒有雪却換了一些風，但這時太穩沒有了，天氣是比昨

天更其冷。

達武看見一盞盞店門的燈，都迷眼對他笑，達武爲了心上事，則沒有留心。——一半在昨天早已相識了。

走到了湖濱那一家咖啡店門口的達武，心兒忽然跳，適才的興奮，都化成了不可捉摸的思想。

——昨天是作了一場夢麼？達武在這明明相識的店門，却不信昨天是來過的。拾起步來向上走，有如去一個星相館。

裏面仍是不見一人，達武坐下了，心也漸漸的安定了。偶爾聽到雅坐裏有男人的笑聲，達武明白是另有客人在。於是達武又用火柴匣在桌上打，勇氣也增了一倍。

簾子一個閃動，夢中那個人確是由遠而近的到了眼前，亂亂的頭髮，暈暈的笑。

「趙先生來啦！」女人說着坐在達武身邊。

達武見了這女人有如久別相逢，只是紅着臉笑看女人，不作答。

女人攥着達武的手，看看達武的頭，看看達武身上的衣服，又低頭看看達武的鞋，一歪頭笑了。

「真漂亮呀，先生趙！」

達武聽這女人窺探自己的心事，臉是漲了通紅。

「給我先要一杯牛乳吧！」

女人嫵媚地下去了，達武又望到閃耀的被影，臉上堆起得意的笑容。

在女人走後的一剎間，達武是沈醉在說不出的情緒中。

到得女人把牛乳放在達武的面前，達武在窺出這女人臉上的不自然來。

「你先吃着，我到裏面招呼招呼就來。」女人說了在達武的手上擱了一下笑着扭身去了。

達武獨自低着頭坐着，看牛乳的熱氣往上冒，慢慢的夾着糖一塊塊地往裏放，一邊笑，一邊吃這牛乳。

到得這牛乳吃完了，女人却還沒有來。這孩子心上的花開到十分濃艷，在需要鮮水的溫存，但還歸却還落落在花上，心是有些慌了。站起身來，在風裏踱，走到爐邊燃着火，在着急的情緒中，忽的被一陣男子的笑聲止住了。

達武心上疑，悄悄的走到簾邊往裏窺。

天呀！——這是什麼？自己的人是在一個怪樣男子的腿上。

達武覺得身上暈，臉上熱，心上跳，慌的走了回去。用杯子在碟子上碰。

來在跟前的女人，使達武一百二十分的憎惡。

「你給我算賬，我夢走了！」達武臉上紅，不願多說話。

「——怎麼？」——女人萬分不解，臉上仍是勉強又不自然的笑着。

「沒有什麼？就是要去！」

「——再坐一刻吧——」這女人是明白了這孩子的心，臉上很慚愧。

達武搖搖頭沒有回答。

「——兩角小洋——」——女人的臉上有說不出來的慘。

還一個有絕大毅力及自尊心的孩子，是容不得一個欺騙的。把錢放下，沒有回頭的往下走。

走到了樓下，達武在十分氣惱之外，是又添了一層難過，一層委屈。——道明是侮辱。

脚步沒了力氣，心上是像被人欺負，沒處訴委屈，走到了湖邊，立住了腳，同湖心發迷。

天培養他，到了發育的時期，天給他煩悶的滋味，到得這孩子知道了煩悶，又用女人的溫柔來溫存這潔淨的花，再到這朵花開了，見了日光，呀！日光所能照見的地方是多們污穢呀！一切的假，一切的虛偽都圍繞在身邊。天用「香味」來烘托「假」，天用美的顏色來罩住「虛偽」。那天給這孩子來世上的使命是什麼？叫他也學虛偽？——是叫他知道悲哀？……

這向來自以為是頂天立地的男子，從不乞憐於人，也從不肯受人的侮辱。他奉了造物的使命來在人間，吃一碗飯，喝一杯水，只知用他的力量，用他的智慧，去工作。沒有想到造物還給香味來安慰。——到得這香味來了，他接收而感謝了！——誰知道，誰知道這是假的？誰知道這是欺騙？

這人他活在人世一天，沒有作過一件錯事，自覺是不應當得到責罰的；但是誰能想到，誰能想到這欺騙是已經來在這孩子健全的腦中了！

達武他立在湖邊想不出一個理由，背着湖水的細紋滾滾沒有止息，想到離家的

那年，那一天，那一時——；

慈母看着自己這可愛，有志氣，強壯的兒子將要遠行，心上癢過得有如刀括，但又不敢哭一聲，不敢流一滴淚，眼圈雖是紅了，但臉上仍勉強的作出笑容。

「——去吧！孩子！記住我的話，吃東西小心，穿衣服小心，不要得罪人，也不要懶，但也不要過於用功，外面隨便的人是不可以多交接，他們是窺着你，是想法欺負你——」這是多們知心的話。這花錢開店的市儈，他明明用女人作香餌來引，將一個人使錢窮了，淚流了，一些也不能工作，他倒樂去，哈哈！我很明白——這孩子在癡笑的臉上，掛了兩行熾熱的淚痕。

天色越發黑了，一兩家店已經有了燈火，他想到人家這時抱了銀杯回來。——這是人家的功勞，我呢？

人不動，是更覺得冷，回頭望那咖啡店的簾子仍是佈着醉人的紅色，這孩子笑，要抬步走。

「趙先生！」——這是女人的聲音，很熱，且很顫，達武一武，慢慢地掉轉頭：

——滿月樣桃色的兩頰，羞怯怯地躲在兩片烏雲的中間。
達武慌了，心又跳了。

女人抬起頭，閃着淚光看達武。

「你陪着客人，下來做什麼？」——見了這可喜的羅兒，達武適才的懊惱，免
先自掃了三分。

「——客人走了——」

「——客人走了你下來做什麼？」

「——我見你在湖濱——」

「見我在湖邊做怎麼！」

女人沒有話說，低了頭，淚珠流到腮外。

達武心上奇怪，怔住了。

「——起先生——」女人抬起頭看達武。

「什麼？」

這女人又低了頭不言語，樣子則極其慘。

「我回去囉！」達武說着要走，但心上堆滿了疑團。

「——趙先生——」女人走下一步，攆着達武的手，用痴誠的眼睛看達武。

「你又不說話，又不放我走，作什麼？——我又不少你的錢！」達武是真不耐煩了。

「——我要你再上樓上坐一坐」說這話的女人，樣子很羞，聲音也低。

達武不解，不作答，翹着肩頭看女人。

女人是又低了頭：

「還是讓我走吧！又沒事！」

「——我只要你上去坐一坐——！不成嗎？」女人說了撤開達武的手慢慢走。這天真的孩子見到一個可憐的女人受了自己的拒絕而走了，就覺得自己太殘酷一點兒，心軟了，再添上了好奇心，在不覺中忽的跟了上去，拉着女人的手。

「秀英，我跟你再坐一會吧！」

女人忽的回過頭，——一驚。

「我跟你再上去坐一坐吧！」

女人臉上現了十分安慰的慘笑，用聖徒的眼看達武。

到了屋裏，達武取下手套和帽子，走到爐邊，把手移近爐子，呆呆的立着。

「——趙先生你懶了我麼？」

達武看了女人沒有回答，把爐子門開開，呆望那爐中一色紫，一些綠的火苗吐出來。

「你去給我要一杯咖啡吧！」

女人走了，達武走到窗邊，——呀——一輪新月湧上山峯，照在微動的湖面上，有如千萬個破碎鏡子。

——西子湖她玩弄青年男女，她玩弄到了這一對人，她也把酒給他們喝，把安眠藥給他們吃，到了這一對人的淚珠叫她給擠出了，於是她冷笑的走了，——但誰知道她走後，這一對人是睡了？

達武看看月，噓了一口氣，什麼也不想，只是等着女人的答案。

上來的女人換了一副孩子得意笑臉捧着茶盤走進來。放在達武的身邊，坐下了。

達武見了咖啡就低下頭吃。

「趙先生，你知道我昨晚上當你走後我是多們樂嗎？」

達武放下杯子拾起頭來。

「——我昨晚上從這裏回到家，」女人說着一頓，低下頭去看看自己的手又笑笑，拾起頭。「——我見了我的媽，我說：我在店裏見了一個人，這人很可愛的，是個學生，他說他肯教我讀書，媽聽着樂了，她說我爲了沒有父親，家裏又沒有錢，不然早就叫我上學去了，那多好，也不用來這裏悶着，天天是有好先生教書，有好玩的故事聽，將來也能作些事，但是沒有錢，什麼都沒有了——可是我想我昨天遇見你，你說你教我書，我多樂呀——你又念過書，你又肯教，你又可愛，你又——」，女人說了紅了臉低下頭——半晌；「——媽說我不能去讀書，這是她的錯，她不能讓錢叫我念書，還叫我去爲家裏過活，——現在呢倒也好，有一個人肯教我書——她說着她哭了——趙先生，你信不信？——她哭了——」——一口氣說這話的女人在不覺中淚珠滿了臉。

達武他這孩子，沒有見過人難過，沒有知道世人有要念書而爲了金錢所不許的。握了女人的手，一萬個同情只出不得口。

女人沈默了。

「你吃些點心吧！」達武說着把盤子推了過去。

女人搖搖頭，呆眼看着窗外月光照耀的湖水。滿含着天真的白額，帶了詩意的眼珠，那漆黑長髮的神韻。

——翠潔的姑娘呀！可憐的姑娘呀！——達武心上想。

「你惱了我的！」女人回過了頭。

想起方才的事，達武覺得很慚愧，紅了臉，搖搖頭。

「你是惱了我——我知道：」

「——是我的不是！」達武低下頭，有說不出的慚愧。

「——爲什麼見了人家有錯，不去責罰，不去諒解，還要推到自己的不是呢？」

「女人說着臉上有些慘。」

「——我覺得是我的不是呢！」

「那你方才爲什麼走？——」女人說着還緊達武的手。「我知道你惱了我，你

見了我和他們鬧，你不高興是麼？」

女人說上達武的病，達武就更覺得羞怯，慚愧。

「你知道咖啡店用女招待爲什麼？」女人說了嘆了一口氣；「他用比較多些錢

他不得分身的時候。

沒有到過外國，則幻想外國是多門幽秀，到得脚已踏在外國，於是這幽秀改作了「不過如此」的感歎來。行裝還沒有安穩，就急急寫了一封信，行裝交定以後又是幾封信接連的發出，——沒有回音，等到天天拉着郵差問，無事站在窗口發呆，人是由急而變成誤會了。

寫信罷且用名信片，爲的使這女人的同學一起看，但這信去是更絕了信封的影子——就又要用溫存及可憐的話來請罪。結果仍沒有回信。

難過，着急，流淚，痛罵，搖頭，摔茶碗，一切都作過了。人是病到叫人抬到病院裏，這心就由急而變成幻想到一切的空虛。

月兒在窗前晃。人不能爲了一個女人而頹廢，於是冷冷笑。——這算不了一回事，世界上的女子多了。這是曉鐘的感想。

雖然心頭自己安慰，但淚珠則仍然不住流。

(三)

這孩子想着哭了。

趙先生你爲什麼哭了，你惱我麼？——一個溫柔的手在肩膀上。

「沒有的！」達武覺得把淚給人看，叫人不懈，於是拭着淚笑了，「我想我的事！」

女人也不問，女人是極知趣。

「趙先生你喜歡聽歌兒麼？」女人嬌憨的笑。

「你會唱麼？我愛聽！」達武無限興奮；「——你唱——你唱！」

女人倒在達武的懷裏，隨口唱出「可憐的秋香」一調——雖然調子俗，但是一個未受教育女子口中唱出，是更覺清新悅耳。

達武聽着歌，用手撫女人的頭髮，看着湖上三五支小船，載着燈火在湖心泛，月光照水，照着地，照着山，都在靜靜自己安慰著的睡歌。

天把女人的溫柔給了這孩子，這孩子他緊抱着而看輕了世上一切的慾望。

月

(一)

這正是中國日曆翻到八月十五的一頁上。

我們拾起頭來向天上望，望到東方紅色的海面上湧出一輪冷清清的皎月，從東方爬到中天，由中天又斜向西方了，——月兒望到某一區時，有些慘淡，漸漸又到了中國的北平，變爲憤怒，到了北平的西郊，則冷冷而痛快的笑了。

——以至於埋沒在西方時，月影中藏着這三處的回憶，而湧起一縷對人間感嘆的氣來。

(11)

曉鐘躺在床上望月，週身是被熱火所燃燒。

聽到深秋的落葉在異國的地上捲着響，便掘起故國的情調，——雖然除了自然動作之外，見到房子，室中的陳設，以及人們走路的聲音都改了味兒，然而這些是也能觸起祖國歷史上的文人，所作的詞句，而感到異邦做客的味兒，更其濃，更其淒清，有比詞句上更深沉的情緒。

——一個人去了國，本不算回事，且去國是爲祖國謀利，爲自己前途光明，如果去國後的人，還留在祖國一個玉人身上，則這努力是更添了色彩。

曉鐘他丟開了祖國來在外國學畫，在自己覺得除了榮幸，興奮之外，還嘗着了人間「幸福之病」的離別來。想到這女人見到自己身邊的一個健兒爲自己而奔走海外，該要怎樣的對別人誇張，而心又該爲別離而怎樣增加及專心，——但事實並不

如此。

事實是給曉鐘以去國的懊悔。

月光從窗口射入，照在白桌的桌上，照着白色的被，白色的床，又照在桌上的幾個藥瓶。想着在祖國會有愛人的手摸在額上——不然也有慈母來探望，但現在一切沒有。在寂寞中，淚珠是更來得暢。

病院的白色，是使入腦子因而清析，但同時也使人覺得環境是抱着死色。曉鐘他所看到的是死色的一部分，但由悲哀之極，同時又回到到往事中之春色來。

——天氣是初秋，但在一羣孩子見到清朗的碧空，却没有想到秋之淒清，所呈在眼前的，只是一種說不出的「新」味來。

曉鐘他初考入這北平郊外的一個大學的附屬中學裏，初次過男女同校的大學生活，心是有些慌了，在先，想在這季以後是要用功的。但這時見了許多平時不常見的笑臉對着自己，用功的心在不覺中便移到笑臉上了。

校址很大，但不因大而覺是空，有湖，有山，也有樹，早上起來還可以聽見小鳥清脆的歌聲。歌聲發自樹葉裏，則有時這鳥的歌聲，會變成嬌滴滴的人聲。用眼睛向有聲音的地方望，又會見到了樹葉中跳出三五紅綠衣裳的小女孩。

天天走着翠林的小徑，天天見着這三五的紅綠衣裳的人，則遺心在久了會印了影子。在印了許多影子後，中心裏跳動，中心裏比較，漸漸地這影子只剩了一個存在心，越存越深，越深是也越煩悶。

這天他留意教員點名的時候，心中的人是姓梁，他記住了。

過了些天，他留意讀人名子是類乎「歌紫」一類的音。他又記住了。

但「歌紫」，他不敢信是這兩個字，且「歌紫」未必可以用作一個人的名子，爲了好記，在上學後一月。「梁鶴子」的名子，便在這一群男孩子的口中，引爲有味的話頭了。

曉鐘他自認是優孩子：——想要不優，却又沒有胆量。在堂上見了這活潑的女孩子，對着自己笑，却不敢說話，只會呆。但見這女孩子沒有對着自己笑時，——在道上走，則又遠遠地跟着。

「怯」自己是認作怯，不單自己這樣想，在同學中也以曉鐘之怯爲笑話。——不肯放往，又不敢進攻，直到了這大學爲了經費不足而取消了這附屬中學時，這怯又忽然的變作胆量了。

學校取消，則人是分散到誰都不認識，但曉鐘卻沒有忘去「梁鶴子」，由同學

方面得來的消息，知道鴿子飛到東城的一個學校裏讀書。——沒有辦法，見面更不能，則用文章給人印像，用自己像片在畫報上登。

沒有效用，——即或是有效用，但曉鐘也不知。

未了，未了是急到神經過敏，直接寫了一封冒昧的信。沒有人能料到，作了冒昧的事以後，事情是平順，也可以說是成功。天安排一件事，是有一件事的適當。信來信往，叫曉鐘都發視了自己近來文字的藝術，有如飛箭的進步。

到得這一天。天安排人人中心的火都燃燒到臉上，曉鐘當然是逃不了了。

事前用信通知，到了臨時，穿了新衣服，在音樂的會場門口等。

來了。這女人來了。在信上沒有害過羞，見了面，則面紅幾番才敢上前去招呼。

「Miss梁」——叫出「Miss梁」的曉鐘，自己覺得聲音顫，這或許爲了天氣冷，但分明這話那帶着不自然。

女人則極其大方，隨便。大方得使曉鐘自形慚愧，掠着頭髮迷迷笑。

「早來了麼？」

說了話是不自然，則莫如不說。脚步是在前輕輕地帶着女人走。坐定了，身上

也覺得自然的多。

「這地方該不錯呀！」

「是的：大概音樂會都是借這地方開。」女人說着低了頭，從髮色的皮夾裏，拿出一個帶鏤的粉盒，一邊擦，一邊則嘴角不住動——「今天可真累死我啦，早上考三門功課，下午又有運動會，晚上本來學校裏還開委員會，我是托了有事才來這兒——」說了是笑，笑給曉鐘以說不出的驚喜。

女人爲了自己而犧牲公事：這犧牲在平淡裏，曉鐘就覺得其中另有深的意義在。

讓提琴的幽聲在耳邊蕩，讓鐘鏢在眼前擺，擺到樂聲停止了，曉鐘則感到這一夜的清談，是有過於十幾封信的進步。

說是第一次見面，也可以說第一次別離——國內讀書的興趣，是減到沒有，則心是往國外跑。

這車站上人聲噪雜，卻沒有這女人來探望，曉鐘信任她，會原諒這女人必有其

的薪水叫女人來，去招呼顧客，去引顧客，這些來的客人的意思，也爲的是這些女招待，花了一樣錢，到名目光明的地方，是等於耍妓一樣，——爲呢，——或者別個不同，爲了家裏人多，到工廠是得不到多少錢的，這裏事又輕，錢又多，小費更多，才貪錢來的，可是來了之後，一切使我難過，這些人他們侮辱我，取笑我，我是一些辦法也沒有。」女人說了臉上更其慘，停了一會又勉强的笑了。「但是！趙先生，我沒有說你，你很好，你很可愛，你不像他們，不理就要罵，或告訴掌櫃的！」

達武聽到這裏，看到女人的笑容，是難到了萬分，望着窗外流淚：

「你沒有惱我麼？」女人說着把頭倚着達武的肩。

達武一句話也沒有，見到一個爲經濟壓迫而作等於妓女生活的女子，說到句句的難過話，達武就更其難過，自己不能諒解人，自己不明白女人的苦處，用孩子氣來責罰一個沒有方法可作錯事的女人，是太不對了，——這女人的愛不管是真的，但聽她能够不顧忌的說出這一些話，就是假也有真的成份在。自己居在不受經濟限制的地位，看了這被經濟壓迫的女人，不能幫他，而給他針刺。達武覺得是有辜負天叫他來在世間的使命，也是作男子的最可恥的事。

月兒這時是在雲裏靜悄悄地跑來北平。

道上有點小風，風如其給通常的人，就不會覺得十分涼，而給一般從猶猶似電影院裏出來的人們，就更覺得清爽。鴿子從真光裏出來，同三五同學向回校的道上去，嘴裏是不住品論電影裏坐在自己後面的幾個長髮西裝男人。

自己是美，看見自己月光下的影兒，那極均勻的曲線，散亂的頭髮，再見柳枝乘着晚風在月光中蕩漾，——說見了一副好畫，則莫如說是在夢中。

校門口的黃色電燈，映着滿牆的爬山虎兒，微微拂動，再加上陣陣的鋼琴及頌主詩歌聲，人是幾乎升了天堂。

進了校門，聲音就都停了，讓脂粉的香味及鑼鼓在教員邊晃晃是不妥的，於是這些女人就都偷偷地走回宿舍。

「Miss樂：好漂亮的信封呀！」

「你又搶，你給我看是誰來的信！」

「是一封情書！」

「給我！給我！」鴿子說着，搶了來，一看信封，就笑了：「又是那個犯神經

病的人，你們看！」

「攔鐘的麼？那我們可不敢看。」

「別胡說，到我屋裏我給你們看！」

於是這一大陣的粉香雜着一封信到了鴿子的屋裏。

由鴿子拿着念給大家聽：

「梁女士：

我很明白，上回去的一封信是會使你生氣的，不過，不過我寫那信時的情緒，使我寫不出好聽的話來。你不能原諒，還我是早知道的。一個人愛一個人，由愛之太過，而變於恨，是有的。——但是這恨的動機，至少你會明瞭是由愛極而來的。

一件事是過去了，或者這是天注定了的，我這幾天是病了，也許一星期內就到病院，——這你聽來一些關係也沒有。多寫信，你一定不愛看，但至終我這封信總要發出去的，——並沒有要你回，只是對你表白一下而已。

如其你因此不睬我，我沒法，不過你在不理我以後，而不恨我，則我這封信就沒白發。

時間雖還早，但我仍不敢多寫：

曉鐘。」

「這一篇優話我真不懂，你看底下還有一首詩呢：」

「姑娘！你是海面上閒遊的仙女！

慧眼裏看不盡人間憂鬱的心曲，

雖然道心曲裏浮出多少的狂瀾，

姑娘呀！你怎知道真情涵湧的塵塵？

我呵！我是水上一現的小浪花，

只一陣狂風捲來把我摧殘得羞怯，

雖然這小小的氣力沒有沖天的奢望，

但這求知的心呵！不至因此而倒塌。」

「Miss梁！原來你是個仙女呀；哈哈！」

「我真有點累啦，咱們明天再談吧！」

主人說了話，則客人不好意思不走，到得客人走了，主人的心裏就覺得有些不好過。

難過不是爲了這討厭人來的信，但一肚子的不自在及煩躁，倒確乎與這信有關。

說這孩子年紀小，人也漂亮可愛，會作詩，又會畫畫，對自己又是那樣溫存，見到信，有時覺得是猛進得太快，但孩子的一腔熱火又誰能禁止他呢？誰能把這個叫做「色情狂」呢？誰能斷這不是真情的流露？信短，比往常短得多，但這其中含了多大的淒清，多大的委曲？。離了國我可以使你興奮及努力，但我也可以使他頹廢及病……。

月兒照的刺着淚珠兒恍，說這人可愛，但又想不出自己爲什麼不愛道人的理由來。——人遠了，則溫存是等於沒有。

明天將有大學裏的學生來找我——。

鴿子對着月兒是嫵媚的不住笑。

(四)

「嘿嘿老施；我今天在城裏聽見鴿子呢！」

「是麼？」

「——她還問你明天我她去不？」

「去的！逗逗這小姑娘也有趣！」

「怎麼說「逗」？」

「一個中學的小姑娘和她能談些什麼——可不是逗着玩麼？」

「真的，你的愛人李還常來信麼？」

施圖沒有回答，——只是把身靠牆牆，用虔誠的眼睛牆上掛着的一張一個時髦女人的全身像。

(五)

月兒在冷笑着，只一閃便深深地埋沒在西山之底。

一九二九，五月二十九，

巧雲之死

這日頭尚未漏光，潘巧雲已就覺得輾轉不成夢，惺忪的輾轉轉身，隨着醉眼扒窗望。

那縷縷的炊煙，從一片叢林掩映的屋子裏，蜿蜒蜿蜒地升起，由高而低，由濃而淡，遇見了風，這煙縷向四方一散，就像是池裏的荷花，由初生，成熟，而至於

滑溜，只一閃便滑失了。所留在池裏的，是煙縷所化成的千百頭毒蛇，猙獰的在池面昂頭。

再抬頭望：則是天空飄渺的幾片浮雲，藍紛紛地在眼前蕩。

拿一座薊州城當作一頂香爐，叫這豎立的森林變作香，讓這縷縷炊煙，從樹木的梢頭上升，是這些日裏，無所不至，翻騰過了的人的真。讓牠上升，上升以至於不見，則在此趣味的薊州城把牠「日」「夜」分開來說：一半是「一樣」，一半則是迥乎不同的形色。

在這夜裏，那文人傻笑，狂笑，寫過了詩，是這樣安安靜靜地抱着枕頭酣睡了。這夜裏，那抱過女人，吃飽了女人嚼上胭脂的莽夫，也是像小兒般的睡了。那把鼻子吃得通紅的醉漢，那練過槍棒的後生，那調了笑，罵了俏的長眉女人，以及禿臉耍小錢的街頭乞兒，換了打去我娘的優孩子，穿紅袍的知州……，——各色不同的臉，在此時，已是都乖乖的睡熟了。在白日，這些是都被認為「假」，到了這剎那的夜間，就都復了真。

國興發運所講「弄雞」，已經是到了「將盡」及已盡之間。那煙，由灰而白，由白而紅，這是表明太陽露頭，已有了一忽兒。

天氣冷，冷到呼一口一氣，都像是吐一道煙。但那爲肚皮而奔走街道的小販，都仍是老早來在巷間，擲着喉嚨喊。空氣是比往常是緊張的多，不單茶肆的老者，巷口的婦人，來互相談論這街頭血腥的紅，就平日打鬧的小孩子，在今日，是也學來曲兒唱着玩。滑巧雲扶着窗戶望，雖則感到冷及不耐煩，然而腳步不會移，這曲兒已照直的由耳朵傳到心上砰砰跳。

「堪笑報恩和尚，撞着前生冤障，將善男瞞了，信女拘來，要他喜捨肉身，慈悲歡暢；怎極樂觀音，方才接引，蛋血盆地獄，塑出來相，想色空空色，空空色空，他全不記多心經上，到如今徒弟度生回，連長老望彌街巷，若答得頭陀，頭陀答得，和合多僧，同房共住，未也得無常勾帳，只道目蓮救母上西天，從不見賊禿爲娘身喪。」

聽這一陣聯合笑聲過了，那邊又是一個戲兒送到：「淫戒破時招殺報，因緣不爽分毫，本來面目惡蹤跡，一絲風不掛，立地放屠

刀；大和尚今朝圓寂了，小和尚昨夜狂騷，頭陀劍頸見相交，爲爭同穴死，誓願不相饒。」

案件說來是嚇人，平白春間倒了兩條和尚的屍首，橫着一把賊亮的帶血鋼刀，凶手却不見。人人提到這事就會「心怦肉跳」的覺得怕。然而「心怦肉跳」在此時的潘巧雲，至少是成了已過的感覺了。

事情越大，則在腦裏轉的時間越會久，讓牠靜得久了，亂了，則這件大事，也成了無所謂「感想」的「情緒」了。麻木，潘巧雲也不承認自己此時的感覺爲麻木，死了一個人，不過是水上伏下了一朵的浪花。然而這個「浪花」會在眼裡起過，且留下印象，雖則此時是伏下了，不見了，但是挑撥心火的影子，是永不會消滅。爲了死了丈夫，失了愛的澆灌，而去隨便的找個男人來調節這暫時的「慾」，已經是無聊之極；且這所謂用以調節性慾的男人又是個不能了解自己的，不能盡他應做的職務的。如其這男人是能了解自己，則一切事情在現在是在眼前的，將不會發生。如其不了解自己，而可以把他應作的職務告訴他，教導他，則這不幸的事也不會發生。但這種「職務」，用時在光天化日下的社會來告訴人，這將被人認爲多麼可恥的事？

把事實擺在心上想，則這男人是個可拋棄而不用疑議的了。潘巧雲她恨，恨的世間人是只許男子可以隨便出去找女人，女人則只可在家裏做些機械式的事。「情感」，人的天職的「情感」，似乎在女人是不准有的。要想把男女的性慾的報酬弄得相等，且男人能够用同樣的情感對待對方，則莫如我個同樣被人強迫守在空門，而不能發洩性慾的和尙了。

然而這天仍是對潘巧雲沒有一些憐恤，把心火挑得正在熊熊。則這不幸的事又發生了。對於死了一個，把「悲哀」兩字來形容潘巧雲，則似乎不足，這種情緒，是有過於悲哀兩字以外的情緒。

望着繚緲往上升，這個繚緲地惆悵，是此時潘巧雲的感覺。

風在此時是亂起來了，看到日光在微弱的光線裏漸漸往上爬。回轉頭再望望屋裏，屋裏是零亂得沒有次序，火早在夜裏熄了，似乎在這時才知道。

見到了火盆沒有火，才感到立在窗邊一忽兒，腳已凍得僵了；臉上被風吹得都似刀子搥，再看床上的那個男人，還似豬一樣呼呼的睡。見到了這討厭人，於是就

想到了這人，說他那東顧西跑的蠢相，一些沒有主見的頭腦……但身軀雄偉，槍棒也弄得來，樣子也乖，如其把他教導得配成自己的一個愛人，愛人——？唔，那是多們不害羞的話。

望到這可憎的人，見了這屋裏的火熄了，於是這心頭的火便平空的鼓起來。

「迎兒！迎兒！」

沒有回音，心裏更是惱，於是仍然叫：

「迎兒！迎兒！」

「——啊？」

「死拉嗎，迎兒？」

「來囉。」

聽見迎兒走到身邊，心是就又覺得無聊及煩燥。

「太奶奶？什麼事呀？」

潘巧雲沒有答，只是怔怔地望窗外。

「太奶奶！怎麼了？您也不用游疑了，我猜這事準是胡道這小和尚做的。本

來麼？海關黎半夜三更的來取藥，却叫人家在這大冷的天給探道，人家爲的什麼？人家是也看着癩麼，——這回事，我看准是胡道跟海關黎要池水，海關黎不肯，胡道一定氣不過才把他殺了……」

迎兒滿望着潘巧雲，潘巧雲仍是怔怔不回答。

「太奶奶！癩這也值得難過，死呢死呢吧！這和尚也不是什麼好東西，還是保重身體，好看的男人多了，不會等着再找一個……」

「誰問你這個，迎兒，你這蹄皮子可真該死子。把火給我升起來，沒聽說他們曉還沒起來。」——潘巧雲說了。見那屋裏的亂，越發使心內的情緒不甯靜，於是，匆匆拿了梳粧匣，挽着頭髮走出到外間屋。

望望鏡子想到人生，這人生也太無味了。「人活着就是無事忙」一生出見了乳，就很命的吃；乳吃乾了，再吃飯，一天吃幾碗，吃完了到第二天仍得吃，到了吃得人够了一個完全的人了，就預備嫁給男人，男人死了再嫁，嫁的男人又是個不能滿足自己的，於是在閒時便找個自己愛的人要好，然而「要好」已經被人認爲最可恥的「偷漢」了。而今呢情人死了，而仍需活着，仍要在日出起身，洗臉，梳頭，擦粉，畫眉抹胭脂，美到成了一朵花……，作什麼？好看又作什麼？

——潘巧雲看到鏡中的自己倩影兒，想到這裏一氣把鏡子摔在地下。到得聽見屋裏的楊雄叫，才覺出這種舉動太無味了。

「沒什麼，鏡子摔了！」說了話就走了進去，那屋子早齊整了。火也旺得如風，那男人却才起身洗臉。

「巧雲！」

「什麼？」

「沒什麼。」楊雄說了又低下頭去洗，但只一抬頭的時刻，在今天使潘巧雲察出帶出一種平時不會見的氣色來，不是怒，也並不是慘，只是在平凡中使巧雲望之生畏。

「巧雲，你聽說有兩個和尚，死在咱們家的後門沒有——哈！真可笑；哈哈！真好笑。」

「不大知道，還有什麼奇怪！」聽了話的巧雲，是猛覺得身上熱，頭上暈，好像一肚子的心事，都被人在覺似的。

「還是那來過咱們家做佛事的海關黎師父呢。」

「——沒事說這個作什麼，快洗你的臉吧。」

「他還不是你的師兄麼？」

「緊自說這個做什麼？怪嚇人的！又是別人的事。」

「你才不害怕呢！你要怕——」

「這早晚，該上衙門了，快穿衣服吧！」

「對了，我走你才樂，你再好——」

「那你就不用去，也礙不着我的事。」

「對了，巧雲，我忘了告訴你，我昨天作了一個夢呢——」

「什麼？」潘巧雲見這男人，滿嘴說些沒來由的話，又不知有心也無心，一邊須對答，一邊又是提防着。話是在此懶了下去，望着那一閃一閃的綠火苗。心是說不出的煩燥。

「說呀，你夢見了什麼？」

「我夢見有一個神仙來找我，他怪我說以前許下一個願沒有還；我想起一定是前兩年在東門外撒謊許的那柱香願了——」

「怎麼樣呢？」

「我想今天衙門也沒有多少事，不如我們一塊去去也好。」

「你自己的事，你自己去好了，要我有什麼用？」

「你聽呀，這心願是當初我們說親時許下的，當然你也得去。」

那我就去吧。等等弄些素菜吃，洗洗澡再去也不晚。」

——也好，我正要出去買些香紙，僱乘轎子；你就洗你的澡好了——」這男人說了，圍了頭巾，匆匆地出了門。雖然此時臉上更使人生畏，六六六一切事都看成平凡了。

說到上廟裏燒香，她是覺得此去對於自己心內似乎能够給些安慰。愛人死了，然而愛人之死，却不是爲了犯法，也不是身軀不好，她雖不知愛人的死因，但她明了這愛人之死，確是爲的自己。爲自己呀，多們忠誠，多大的犧牲。而今死了，死的錯，當歸於自己。

——「愛人啊！我今天將出去燒香，但你不要誤會，你不要想我去，是爲我和可憎的人說親時許的願而燒香，雖然我去的名義是這樣，但，愛人！你切莫這樣想，我相信你是不會這樣想。我是爲你啊，我將爲你燒一柱香，我將赤裸裸地將心事都獻給你；告訴你我雖然仍在世間苟延，但我受心的責罰將過於你，這世間是多

們污穢呀，是多們怕人呀，牠不容人流露純真，真情。牠不能容真正愛情的結合，然而這可惡的人間，你是離去，你是坦白的離去了，我羨慕你，我也爲你慶幸，我慶幸你永得自由，我羨慕你永能在純潔的天上流露你的真情。但你去是一入去的，你拋棄了我，然而一些也不怪你，這命運似乎完全是天給註定了的。

「愛人！你去吧。不，我想你早已到了你的目的地；我呢，你不要擔憂，天給我的命運，似乎就只這一些了；將來如何，我自己不敢說，但我信，我不久也會跟了你去，——真的，愛人，我今天不知怎的，心跳的異常呢；不是怕呵，我真樂。這心跳，似乎是天告我將要跟你去，但，愛人！我又怕這是不能實現的事呢——不，我不這樣想，我絕不這樣想，我是想，我想的是我去了是什麼樣的景況，啊，那一定在飄渺的天空，那地方沒有一些塵土沒有一些虛偽，一切是白色的，一切的人是樂的，並且一定先見的是你，你帶了樂隊來接我，你拉着我的手，你問我許多人間可笑的話，我不會有回答，你吻我額，你抱我的腰，你……，啊，愛人！這事就將實現的嗎？我心跳了，我的心跳呢，愛人，……」

潘巧雲想着，被熱烈感情所激勵，在含有「慘」，及得意的笑眼裏，流出兩行晶瑩的淚珠。到得聽見門環響，才覺得時間是交了正午。

「迎兒！開門去。」

聽見迎兒去開門的聲音，那男人沉重的腳步聲，及至見到男人進了屋門，放下香紙，笑嘻嘻地坐下了——這種樣子，在平時則認為極討厭，在今天，腦子之亂好像都不顧及了。

「大爺！你走了半天該餓了吧？去吃好了，菜，我早弄好了；我可不餓，我想今天早上不吃什麼好。你去吃吧，叫迎兒給你把菜擺外屋吃好了。我還有事呢！」

楊雄沒有答，楊雄乖，在平日是對人利害，在今日則乖的使巧雲又覺得這人可憐。

心裏是急，但也不知所急的為什麼。隔著簾子望，那男人匆匆地吃了飯，迎兒也胡亂的吃了收拾桌子，聽那風吹樹梢慘厲的聲音，猛覺得心頭怔忡。

「巧雲，我們走吧，轎已經僱好了。」

「就去嗎？」「巧雲聽到『走』這字，就好像覺得許多事沒有做，心裏急的慌。」

「是的，不然怕晚了回不來。」

那等我告訴爹爹一聲。」——潘巧雲說了，便慌張的走進去，見到自己慈父，仍是像平日一樣的笑容，這心是由「急」變成「慘」。

「爹爹！」

「什麼？」

「我去啦！」

「去吧！孩子，多燒些香，早去早回。」

「早回？」聽到這平凡的「早回」兩字，心裏是沒來由的覺得奇怪。

「你說什麼？」

「沒有的。」

「那你快去吧，楊雄等着你呢。」

「爹爹！」

「什麼？」

「我願你老人家永是這樣好！」說着話的潘巧雲，猛然覺得心裏酸，眼睛潮。

「這是什麼話，我不是天天都是這樣好吧，你這孩子今天怎麼啦？」

「沒怎麼，我只這樣想而已。」

「快走吧！」

「——可是爹爹！」

「什麼？」

「沒什麼，我走好了！」滑巧雲說了走出門，在今天，是自己也覺得自己心頭的事來的奚落。

在轎裏望天，天是漸漸地陰起來。陰，不似平常安靜的陰，就像是千軍萬馬在天空奔騰，爲了冷，道上不見多少人，尤其是出了東門，一片片無人跡的荒野，越覺得使人寒慄。

道好像沒有盡頭，聽到路旁的大吠聲，一聲聲轎夫的吆呼聲，風吹樹枝的呼聲，在耳邊是過了又過，轎子是走在山上了。

沒有見到廟宇，連一間屋子也不見，所呈在眼裏的，只是嚇人的堆堆亂墳，和一片似落了雪後的白楊。

一切都不像事，莫非是又出了什麼事——滑巧雲想着正在猶疑，這轎子猛然停了。

「巧雲！到了呢，你出來吧！」

「怎麼到了這地方，你不說燒香麼？」

「上去就到了。」這男人說話已經全不是方才的氣色，瞪着眼又對轎夫說：「你們在這裏，不用上去，等會兒我回來多給你們酒錢。」楊雄說了就帶着巧雲和迎兒，大踏步的走上山去。那一片連綿的衰草，懶懶地伏在地上，再聽風搖白楊，像個大瀑布從半空直流下的聲音。身上冷得打起戰來。但腳步仍得走，過了一個山坡，又一個山坡，到得看見了石秀穩住氣在半山坡坐定，心是更加淒涼。

大爺！香紙你怎麼沒帶來呀？」

「我早叫人拿上去了，我們走吧。」說了於是這四個合在一起走，直走到一個古老的大墳圈裏，才障了腳。

事情在此時是通了解了，明白一切事將在一忽兒都能解決，見到石秀慢慢地放下刀，就明白了這帶刀的用意。

「嫂嫂！你好呀？」

「你怎麼也來到這兒？石秀！」

「石秀在這兒等嫂子半天了，爲什麼，你問哥哥吧。」

「楊雄！這是怎麼回事？你說來燒香，怎麼上這兒來？你要有話跟我說，你就說，要在什麼地方說，我一定來；爲什麼騙我呢？」

「巧雲！我是想起一件事問你，那天你不說石秀調戲你嗎？今天石秀在這兒，你何妨問他。」

「人家和我沒有關係，而破壞我的事，害我，則我之對人家報復相等是不爲過！這已過的事，我也懶得提牠了。」

「嫂嫂！你不肯說什麼意思？」

「像你這毒蛇似的人，我是懶得和你說話。」

石秀也沒說什麼，不住的冷笑；一邊笑看，一邊是打開包袱，捧出兩身和尚的衣服。

「嘿！嫂子！你認得麼？」

一看衣服，就認得了是愛人的衣服，頭上猛然一暈，淚珠就像是雨一般的流。
「愛人！你原來這麼死的呀！」——是此時潘巧雲的覺悟。

「石秀！我明白你了，你好狠呀！你殺了我的愛人，而今又來殺我了。如其真殺我，我一些也不在乎，且還得十分樂，我是可以跟他去了。但，石秀，我想起當

你賣藥時的窮苦，我們接你來，我們款待你，可是你一些也不懂；且叫人家裏亂。

石秀！我真不明白你，我真不信你也會占人類的一份子……」

石秀羞得臉的拔出了腰刀。

「哥哥！這件事，局問迎兒好了。」

這男人是更傻，一切的主見，只聽別人，聽了人家一個提議，則這提議到心裏便成了已通過的了。

「迎兒！這件事到底是怎麼回事？你老實告訴我，我就饒你。」

「——這件事其實與我一些關係沒有，但我覺得天之不公，才有這不幸的事發生。你是長久在外頭住宿，這常春期中的少女，當然是不耐煩這寂寞。爲了情慾之不能滿足，等你出去引和尙來，這種罪該歸於你之不能盡做丈夫的職務。我呢，我是被人買來做了頭，自由更談不到，所以這同情的心理，至少我是能了解一些，至於這事我之幫助奶奶，却還不只爲了小小的一副劍鐲，一套衣服。石秀調戲奶奶，這我沒有聽見，或者是沒有其事，但我以爲爲了愛情被人破壞，而去報復，這正是表現愛情結合鞏固，坦白真情的流露。……」

「哥哥！你明白了吧？我是沒有調戲嫂嫂。哥哥你再問嫂嫂吧！」

聽了別人的話，觸到自己的感覺，這惱怒之起，正如荒原之大火，於是楊雄問：

「淫婦！丫頭都說了，你還能抵賴嗎？」

「這些事，我覺得你們是不能了解真的所謂愛情的，與其說了不慍，則我不如費這唇舌，來多說一遍。」

石秀笑，說：「哥哥含糊不得！非讓嫂子的把原原本本的事通說出來，才能明白。」

於是楊雄說：「快說！」

事情是到了不容不說的時候了，說了則對自己也覺得痛快，如其把兩個男人，變做沒有，幻到眼前的，只是一片連綿的草，一片豎立的白楊，一片埋着死者的土，一片渺渺的天空，則將這心中僅存的愛戀故事，獻給大自然，似乎於心是能在死者前感到安慰了，潘巧雲想着，覺得人間之事事多是不如人意，於是不自主的嘆了口氣：

「楊雄！一切事是過去了，我起先惱你，但我現在想來，人類的受環境支配，往往是這樣的。我不能怪你，你也有你的難處。總之，一個人在一個時代，則必經

迎合這時代，如果作出被時代所不許的事，則這事將被認為叛逆了。男子娶老婆，老婆同別人好，在事實上這用「該要獨的」，「憐」，你之憐我，這正表示你之愛我，但是我是多們對不起你。愛，這東西也怪，二人的結合，一些也不能勉強，只有一方面有愛，這就不能說是愛情。我雖然是滿足過愛的慾望，然而我滿足了。也同時被時代認為是淫亂，叛逆了。楊雄！想起我這一生遭遇，也可以說是很不幸了。「父親把我嫁給王押司，是想湊『一個竹桿到底』，叫我們對這人生的滿足，都能感到造物對我們之妙。然而事實並不是這樣。他死了，對他爲了我們相處時間少，幾乎是我一些也不想他。說到這裏，我真覺得對不起他，我頭一個的錯，就是對不起他。其次就是你了。我之不愛你，不是爲你入醜，或是其他本身上原因，愛情往往不是由本身的好歹上起點，有時兩個很平凡的人，只因爲相處的久，就能種下深濃的愛。你呢，你到我們家後，你當會記得，你一個月裏總要在牢裏住二十多天，我們相處時間少，如果我是個不健全的女子，則我或者不以爲然，偏生天賦我的身體腦子，都十分健全，人所需要的，我也需要，人在發達時期，我也發達，則我的性的煩悶，當然會起，然而我仍不怪你。人是爲妻兒，必須要工作。工作太過精感的时间，而至精感不能相合。則這都是時代及環境的錯了。」

「對了楊雄，我還沒有說到我的情史呢！呵！那是多們可紀念的呀！我先說他，『他』，海關黎，是個多們可愛的人。這滿了天真的孩子。他在这清靜裏過渡他的生活，他沒有見過人間醜惡的事，他不知道這世界險惡的人。他像是湖裏獨生的一支荷花，受造物的支配，讓他漸漸地發育，到得他見了我的那一日，呵，那一天，我想起了那一天，我雄心，就像看不起世間的人，他拜我父親做乾爹，正爲的親近我，當我送茶給他，他只是天真的笑，直到石秀賊眼的望，這孩子才頭一次感到羞。

「後來我去拈香，他到布簾前面摸我的手，呵！這是多們自然的愛的表現呀！他又教我還願好，且稱我做娘子。又叫我到樓上看佛牙，只在一刻的功夫，他給我解答這一切人生的難題給我解除一切人生的虛偽。他愛我，他之愛我不是片段的，不是平常輕浮的男子能肯給人的愛。他不曾因了滿足他的性慾而走，他還顧計到我們的將來。他曾和我商量到，如何想長久保持愛情的方法……

「不只這個，他之了解人，而至於迎兒，他明了這被人買作牛馬的女人，是更受性的壓迫的。然而我信他，這不是愛情的變態。事實說來能簡單，一個有夫的婦人，去愛別個男人，這種行爲是時代所不許的，且更爲你們所不許。然而我所說的

止於此。大概也能滿足你們的問題了吧！呵，天！我想來人能按自己的主張，不管人間社會是否許可，去滿足自己所要達到的目的，則這一生，也總算是特別的快人了。」

嫂嫂！你爲什麼說我調戲你，你沒說明白呢！」

潘巧雲聽這男人的話，彷彿沒有聽見一般，仍是用那純真對着楊雄：

楊雄！你恨我。但我此時不恨你，且可憐你。我可憐你是有強健的身軀，忠厚的腦子，但你的一生，終是一個傻子。一生的主見通沒有自己的，就此事來說：我會騙你石秀調戲我，我還以爲不足，這種破壞感情的人，這種沒有「人心」的人，我真不信世界會有這樣的人。我騙你——他調戲我，意思叫他遠去，然而仍是爲人間原諒這人。但他呀，他是多們不知趣的人，他是多們狠毒的人。他不只離開我們，他且殺了我的愛人；如其我此時有力量，則我願吃了他的肉。我不忍叫純潔的人們見了他死了的屍首，然而天是這樣的不公，終於是這人仍得生活。可是楊雄，我也慶幸，這種人我的愛人已不會見到了。」

「哥哥！事情你都明白了，不用再聽她多說了，哥哥就處置好了。」

「兄弟！我真不知怎樣好。我只覺得少見她一刻好。不然我心裏總懷着斷魂

這男人由夢笑裏，似乎真成爲草木，聽了就去拔這女人頭面，剝了衣服，綁在樹上，再看那餘下的女人，於是這得意的冷笑又增加了幾分。

「哥哥！這小丫頭，留他做什麼？給你刀殺了吧。」

楊雄是處在兩難的地位，爲了「義氣」，爲了「局勢」，爲了不顯多看，在凝息的時候麻木，便背臉揮刀殺了迎兒。

「迎兒！你去了嗎！你先去也好，你去了先找他，告訴他我是不會負他的，我不久也要找他的。呵，愛人，我今早的心跳我體驗了，我是真要見你了。我記得你夢中對我說：這人間是無甚留戀的我很明白，我也急於去，但我不能去，而今一切是在不覺中實現了呵。愛人！你此時也該爲我慶幸，你也該……」

「巧雲！別說了！我不忍再聽，我聽了難過。天把你給了我，我愛你，可是你不愛我。這都是社會的錯，然而我愛你的心仍不減我不願聽你說別的男人愛你的話，這刺我的心！這使我忌妒！巧雲！我明白你此時的話不會完，但我真不能聽了。不如先剝了你的舌頭，讓你心意能表現，而不會傳到我耳朵。」

「楊雄！這是多們刺心的話！我真對不起你！頃刻我是死的了，一個淫婦，」

個叛逆的婦人，一個愛別人的人，一個愛情變態的女人，是不是這樣的，你有好的身體，該爲國效力。對我，請你切莫想。世上的女人多了，她們總有一個能愛你，能安慰你。話盡了！願你努力爲國，願你自己多立主見，願受人支配，則你將來的——主，或有可樹立。別去了！可憐的人！」

楊雄明白在愛的一方面，是失敗的。爲了將來，爲了迎合這醜社會，爲了滿足朋友，且了解女人之急於去，於是很自然，很坦然的割去女人的舌：

「巧雲！我在這裏還要說幾句話，但你須了解我所說的在環境上的話，我聽聽你的話，幾乎壞我們弟兄的所謂『義氣』；而我想不然久後你也會殺了我。世界是淘汰的，與其我死，則莫如你死好。一則那和尚已經死了，你死可以去滿足你的目的而見他。二則我之活，是要不辜負你而做些事業。雖然你的事，被人人罵，沒人了解，但天是了解真情。我願割開你的心，獻給上天看；且叫一切虛偽的人們見了，引爲慚愧。」

這男人說了淚已流了滿面，只一紅臉望着石秀，便一刀曲曲彎彎地從心窩割到小肚，取出那純潔的心肝五臟，高懸蒼老的松樹上。不像離過，就離過也像是一個醉了酒的漢子發笑了。

各掃門前雪，不問他人事。
——仙客情話

「石秀！你看一個奸夫，一個淫婦，都已殺了。朋友！我信你的話，一切都做了。且此時我覺得很痛快。但我不願這座薊州城裏，再有如此不幸的事發生。如今天晚了，這地方在黃昏裏尤其美。美的故鄉呵！我將不知何時再見你。我如其再見了你，你或將不承認這殺人不展眼的梁山強盜了，會是你所生的子女了。」

再望那走過去的山，連綿的草，一抹殘陽的夕照，及那一羣老鴉，在這充滿了偉大紅光的松樹上打盤兒，這慚愧的心，是更僵了脚步移開。

直到了這深山中，僅存的兩人的脚步声消失了。這翻騰一日的薊州城，又是這樣平凡的安息了。

一九二九，七，二八。

老五與妻

老五夾着一個破而肥的皮包，徒肩裏回來吃中飯，臉上帶滿了十二分初作男子的笑容，在道上走。

——說一個在人世上活了二十一二的男子，頹廢及得意生活是常常地會起很快的變化。現在的老五是由於「頹廢」，「無聊」一變而在興奮及幸福的道上了。在

先——當老五在府學胡同的國立十八小學念書的時候，每每到了年終校門的榜貼出來時，見到自己的名子總是離着那「中華民國——年——月——日」的地方最近見了就咬牙恨不得立時就把那張榜紙撕下來，或者甚至於倒貼一下，才覺得能够一吐胸中的那口怨氣。但是每次走過榜下時，看門老張又總是坐在檯燈上守着，且有時還對着自己指那榜上的名子傻笑。老五沒有辦法，辦法是除非等着操場上沒了人，獨自跑到牆跟上哭，哭了是會困乏且愉快的，於是老五就跑回家裏去睡，睡的結果是能把一切的煩惱及羞恥忘却。等着過了年學校再開學，老五仍然一團和氣的走進課堂，——雖然是自己低了一班，課堂的同坐的都換了人，可是一出校門，校門外那賣糖的李二仍然拉着老五叫買糖，且挑起大姆指頭的說：「五爺真是十八學的老前輩！」

其實說恨，是一些用處也沒有，平時自己又是曾經埋頭苦幹過，說用功，幾乎是誰都趕不上老五，可是用功的結果仍是落在比自己小了許多的同學的後面。——所恨的是老天不睜眼，一樣的腦殼，給人家裝了許多天才，給自己却只是一瓶子一瓶子的酒。

因此二十一歲的老五，滿臉都長滿青青地鬍子芽兒，還跟着十五六的小孩子一

塊兒在中學的運動場裏抓沙土。

學校的生活叫老五實在是難以過下去了，並且家裏機說也不少自己的一碗飯吃。於是老五終於憤憤地拋下書包，而跑回小要做公子哥了。

公子哥兒也不是在家裏呆着不出去，在老五，開的結果又想往外跑，所以什麼隆福寺的廟會啦，東安市場的票房啦，城外的評書場啦，以及……都有老五的笑聲。甚至於雜耍場裏耍狗熊的見了老五都要點頭彎腰的叫「五爺！」

日子是這樣一天一天的消磨下去，在老五自己都覺得不是事了。——尤其是遇到括風下雨不能出去的時候，在家裏閒着的東屋搬到西屋，西屋又搬到南屋，是益發增了老五的煩燥的難過。照着簞子去摸摸自己的鬍子芽兒，看看自己瘦長的輪廓：聽到自己變了啞音的嗓子，及沉重而無聊的腳步聲，都會使老五覺得自己之老及閒住之可怕。——大有「老夫耄矣，無能爲矣」之概。

老五很明白，明白手裏雖是不斷的有錢用，可是沒有事做，在生活上是一些趣味也沒有，聽了人家「上衙門下衙門」的說個滿嘴溜，自己心上就會不自在，脚下也發癢。上學讀書，老五又是不能去的，閒着也不是事，於是老五就托了人在交通部的印刷所裏找着什麼「——事」的名稱。——據說也是很體面的。

在另一方面說，老五之急於找事，一多半也是爲的要女人。

那又是一次的事了。

——一個六月間的春景天，老五從城裏到海甸街給四姑媽帶吃的，天上沒有一片雲，道上也沒有一陣風，太陽照在捲起皮的土地使人都覺得眼前冒火星。老五走得滿頭汗，到了冰窖北口的時候，就我個樹蔭底下坐着歇歇腿。這裏他看見姑媽的女兒在道上走，老五心裏忽然跳，自己也奇怪，平時不會這樣過，可是今天老五眼中的二妹，是在美外又添了誘人的神韻，於是老五上前招呼，仍是和以前似的，倆人披了夕陽的走回家去。——但是這回是使老五明白自己之需要女人。

回到家裏的老五，是像是失掉什麼要緊東西似的不好過，飯也不想吃，等到奶奶同，老五鬧着要媳婦，——且要的是四姑媽的女兒。

第二天早上，就有個媒婆子走從西直門到海甸街的道上。

在黃昏裏回來的媒婆子，除了帶回個喜信之外，還有說叫老五最好我個差事做，因爲人家的姑娘上過學堂，是懂得所謂「自由戀愛」及「經濟獨立」等等名稱的。——這是一個更重要的原因使老五之更急於找事。

爲了湊和「自由」兩字的名目，在過了聘及成了事後的老五，天天是埋頭在公事棹上練小楷，及看「情書一束」一類新文學的書籍。

對於「愛情」，老五是已經領略到十分濃厚的味道了。

所以在結婚後一月的現在，老五這人便談自己妻之美，及自己的戀愛史。

月來老五精神上的煥發，是更添了同事及姊妹們的笑聲。

在今天，——道上走的老五是顯得十二分的興奮。

天是怎樣的美，那雲，那樹，那樹杆子上的小鳥，都不足以形容天之美，要描寫天之美，最好是用老五臉上的紅光，來描寫人間對於天氣之好的滿足。

遠遠地老五望見了自家的門口，腳下就加起速度。

「老婆！老婆！」——進得院裏的老五，是有如初出籠子的小鳥一樣的興奮。

管媳婦叫老婆，在老五是認爲最恰當的，且引爲得意的。——因爲老婆是一個丈夫的媳婦，丈夫叫媳婦如果叫名子或其他替代的名稱，意思就是這媳婦未必是自己的。所以老五認爲叫「老婆」是法律上第一條權利，這權利是時時要享受的，如果不受，也許就爲別人所有了。

因此老五還未進得屋門就又叫：

「老婆！老婆！」

老婆的答聲還沒回出，而裏面的笑聲，及在院裏洗衣服的趙媽的笑聲，是已經遠遠呼應了。

裏面的笑聲沒辦法，趙媽的笑是不可以的，於是老五停了步，回過頭去氣沖沖地說：

「笑什麼？——笑五爺？——你們老頭子要是見了你，管你叫老婆你敢言語！你敢笑？——啊？——啊？」老五說着就瞪着眼看趙媽，有如唱戲花蕩的張飛。

「呸！五爺！這是怎麼話兒說呀！我這兒瞧您回來怪喜相的，——笑什麼！那咱們可不敢！」趙媽有點怕，怕的是老五說打就打，打的混勁。慌的站了起來，看着老五不敢動。

「——我瞧你也不敢！」老五說着斜了趙媽一眼往裏走，嘴裏還留下一句「——他媽的——」。但聲音很低，低到只有老五自己聽得見。

進到屋裏的老五是一些氣也沒有了。

妻坐在床上做活計，——且做的是自己的馬褂，老五更高興，於是叫：「小鳥，小鳥！」

妻只回過頭去看了看，仍去一針一針的挑着她的線。叫小鳥，妻並不惱，知道獸子學人叫小鳥，是比叫小鳥的作者更誠且真，但現在爲了保持妻的莊嚴，就仍然沒有理。

老五看着妻沒有理的媚態，更是笑得抓到心坎上癢，於是走過，坐在妻的身旁拍着妻的肩膝低聲的說：

「我叫你小鳥，你爲什麼不答應？」

「你才是小鳥呢：——我拿針刺你囉！」妻說着舉起手，裝作要刺的樣子，臉上則是嬌態的笑。

「我是小鳥好不好？你看——」老五說着站起身，舉着兩手學作鳥飛的樣子繞着屋裏跑。「好不好？」說的妻也笑了。

「真會玩囉老五！明兒把奶媽給辭了吧！」

老五聽了更是得意的笑。

「別發瘋了！老五！你試試這馬褂的腰身瘦不瘦？——布買的少了，我又想舊對花。」

「不瘦，不瘦！——不用試了，媳婦作的還有個錯麼？」

這裏兩人說着話，趙媽是已經進來好久。

「出去！——人家兩口子的事，也與你看嗎？」

「——請您吃飯呢！」趙媽說了只對着少奶奶微微笑。

「老五！你這脾氣多會兒纔能改呀？——動不動就是罵這個罵那個的——」妻

說着推老五：「走吧！」

老五聽了說吃飯，便拂了拂袖子學做法門寺的劉景的口吻說：

「老趙！你看外頭變態可會齊備？」

「您走吧！都等着您呢——太太今兒又沒在家！」

老五聽了往裏走，一眼就看見小六坐在上位，拿着飯碗吃上了，老五心中就老大不自在，小六見了老五嘻嘻笑：

「五哥來啦！哈哈！今兒奶奶不家，看我找誰逗笑兒？」

「胡說！你自己照照鏡子看看坐的是什麼地方？起來！起來！」

「偏不起來！」小六嘴裏硬，但身子禁不起老五的力量，早抱着碗讓開了。

老五坐下的威風使老五自己都覺得得意。妻坐在一旁，看看菜都將吃盡了，有些

替老五過意不去：

「老五！你等着我再給你燒碗菜吧？」說着就要起身，却一把叫老五拉着了。
「不用，不用！人家吃肉我喝湯，比上不足，可比下有餘！」說着却把大口飯往嘴裏送。看看身邊的妹妹坐在一邊微微笑，老五就停了飯碗問：

「笑什麼？」妹妹仍在笑，湊過嘴指著盤裏的一塊排骨，悄悄地對老五說：「五嫂愛吃排骨，你不給他夾一塊？」老五聽了大聲笑：

「我當你說什麼呢——這個容易，」於是站起來了一塊排骨說：「老婆！你張開嘴，」大家明白把戲出來了，就都暗暗地笑，妻也明白人家取笑他，漲紅了臉不作答。

老五看見人家笑，只不理會，仍是把肉直送過去。

「吃呀！我手都酸了！」妻很不好意思的接了，心裏都明白實心人是不能扭性的。

大家笑着散開了，老五領着妻也回到自家房裏了。

「老五，你幹麼老聽人家說的？」

「怎麼？——」老五不解。

「人家拿你逗着玩呢！」

「他們敢，我該拿他們逗着玩呢！」老五說着一頭躺在床上，只一刻，便呼呼的入夢了。

妻看到這人紅紅的臉頰的像一隻貓，馴服的像一頭綿羊，一種小兒的睡態，看着可笑，又覺得可愛。妻拿床被替老五蓋上了就坐在床沿仍是埋着頭做針計。

看着鐘交到兩下，妻就推老五：「是時候啦！嘿！醒醒吧！」

老五眯着眼沒有回答。

「還不起來，外頭着了火啦！」

「呵？呵？」老五慌的站起：兩手擦着惺忪的眼，妻一邊替他整整衣服，一邊却偷眼看老五，只是笑

「你又冤我——給我一個「氣死」我就走！」老五說着就撲向妻要吻，妻一閃身躲過去了，拍着兩手哈哈笑。老五看看鐘確是不早了，就沒有埋會，打開皮包，取出一本第七卷的封神榜，又從抽屜裏換了一本第八卷的，拿了皮包往外走。

門外的一陣涼風吹的老五打了一個冷戰，心一怔：「看看她這回答應我怎不？」

「於是立住脚，往裏喊：

「老婆！老婆！」

裏面寂寂不聞一聲，老五捧着一把無名火跑進去。
這次的趙媽却只等老五走過才笑出聲來。

「我叫你老婆爲什麼不答應？」

「不愛麼！」

「那你當初就別嫁我，嫁了我不承認可不成！」

「不成怎麼樣？」妻以爲逗着玩有趣，仍是假嗔相迎。

「呵？不成就打你！」——這時老五的手，竟像不是老五的了，驕地舉來，在妻的粉臉上就是一掌。妻怔了一怔，老五又出去還說：

「再叫你一次！看你不答應？」

立在門口的老五，叫出「老婆」，心就慌了，裏面也送出顫顫的回音：

老五迎風看看手掌，歪了歪頭，覺得自己有些不對，就又悄悄的溜了進去。院裏寂寞得越使老五心慌，弟妹早不知何時都上學去了。懶洋洋的太陽是由中天慢慢斜向西方，綠叢叢的樹葉在薰風中搖曳，倒像條徬徨的懶狗。老五溜進屋裏，見

了平日歡笑的美人，是已變成了淚臉關公。

這獄子的心是在說不出的懺悔，立在妻的身旁，不知說什麼，又不敢去拍妻。
「——叫我說什麼？怪難爲情的；饒了我吧」——老五聽着鐘聲的過去，實是忍不住的說了一句。

「老五！你怎麼還沒走呵？」——到得妻聽了老五的聲音，才知道這獄子是又來在身邊了。擦了眼淚，勉强的笑容是又浮上了。

「都是我的不是，——你不說話，叫我上那兒去？」老五聽到妻有聲音，勇氣就加增了些——但樣子仍像一個戰敗的大將軍。

「沒有什麼的，你別多心，——晚上早些回來吧！」妻說着是帶滿了十二分的母性的口吻，拉了老五的手，深深的吻着。

「走吧！回頭晚了不好！」

老五很難過，本來的目的是希望妻大罵他幾句，自己才覺得痛快，但此時的回報，却仍是溫存的安慰。老五的心像小刀一樣的刺。到得看見了自家的淚珠落在妻的髮上，才狼狽的走出了。

——世上只有溫存能治服大將及好漢的。世上也只有溫存的安慰，能收服一個

獸子的心。走在舊心的老五，是在慚愧之外又加了些恐懼，但只在剎那間，就又恢復得意的狀態，正像是一個母親懷中的小兒，一樣吃乳甚得意。

街上的行人，雖有許多衣服燦爛的，但在老五的心中都瞧不起，因為他們不能像老五，做了錯處不單不受責罰，還有安慰。

到了局裏已經都快三鐘了——雖然這「貓貓虎虎」的開局不打緊，而實心的老五則仍不免心虛。

「早呀——夢飛，局長來過沒有？」

「喝！老五！這早晚才來呀，又在家裏說什麼情話？」

「別鬧着說——有點小事，真的，局長呢？」

「你問那個懶貓呵！他自己說該顧不過來呢，多會兒會跑到這兒找咱們。」

「噢——偏過嘴麼？」

「偏嘴怨哪！」

「老李呢？」

「剛才叫人拉到票房唱女起解去了。」老五聽了就放下皮包，看看桌上也沒有

什麼公事，只是校對幾篇公事，就抽出一本封神榜，緊目會神的看。

到得門房的小廝在窗外恨命搖着銅鈴，老五才收回法寶，揉了揉眼站起來。

「老五！咱們捧老李去好不好？——你把皮包就放在這兒。」

「不成！家裏還有事呢！」老五說着就想趕妻說的——「晚上早些回來呀——」

「不成也得成，有事也得去，」聽到人家再說幾句，老五就不會多說或撒謊。

終至是無意識的隨了夢飛到市場。

走在樓梯，聽到上面鑼鼓響，老五是又提起內行「五爺」神氣。

裏面茶客及夥計爲了忙，都沒有注意到一個大主顧是已經臨到了，老五不大高興，但一眼看見台上，嶽面的老李，梳着溜光的頭髮，腰間綠色的腰帶直垂到腳面，心就又高起興來。老李是短打，沒有穿長袍，坐在長檯上低着頭，一手扶茶碗，一手是夾着煙捲拍着板眼，正在唱那一句「太不該將已女奴就賣入娼門」——爲了使人明白「五爺」來了，在這句唱到一半時，老五就禁不住脫口叫出一聲：

「好麼……」

果然，一切的茶客都回過頭來，小二也笑嘻嘻地走回過來，老五只是望着老李，老李是正在對着自己微微笑。

一個樂客得到臺上角色的招呼，是再沒有比這個更榮耀的了，在老五得了笑容之後，是早把適才的一團悶氣，掃出東安市場之外了。

「五爺！老沒濕面拉吧？——這是打局裏下來呀？」小二站在老五身邊，笑嘻嘻地等命令。

老五沒有回答，沒有回答是顯出「五爺」的身份，一面脫下馬褂遞給小二掛了，一面從口袋裏取出一支紅色的哈德門含在嘴邊點點頭。

「五爺！您這兒坐吧？」小二掛好馬褂，指着一個靠窗的座位說：老五聽了才推夢飛一起過去，自己却沒有坐下，只是對着窗口遠眺。

「這兒亮掃。又得聽，又得看，這是我特意給您留下的。」

「你這孩子可真會說話，怪不得你們掌櫃的疼你。——又給我特意留下的咯？……你怎麼知道我來？」老五說着坐下了，取下小帽，從小二的手中接過一把手巾，由眼睛擦起，直擦得腦後，跟着醒了鼻涕，又是一把，擦得一個光頭冒熱氣，小二替他點上了煙，在深深地吸了一口之後，滿臉的精神是又增了三倍。

「——你說我這話對不對？」

「咱們那敢撒謊呀！我剛見了老爺來，您也總得會來！」

「——這也倒是！」

小二聽了很得意，就湊過嘴，低低地說：

「憑猜怎麼着？——當夥計的要是沒這眼線，就能缺這兒六年嘍——像他們，今兒格來了明兒格就許散？」

老五沒有說什麼，吐着濃煙微微笑。

「說着話可就忘了——真格的，給你泡壺什麼葉子呀……紅茶？再不解，普洱茶？」

「算了，算了，你們也沒有什麼好的，我這成子嗓子又嘶了，你打櫃上先拿兩吊四百錢，到樓底下興記家給我弄他一包白菊花，先悶上半壺，再一壺白開水，我自己倒」

「馬爺要什麼？」

「一樣，一樣。」夢飛是完全注意詞曲，全沒留心。

「就這們着，快着點兒呀！」老五也有些不耐煩這人兒在身邊。

「是咯！是咯！我就去！」

到得老五喝過兩杯之後，就又覺得茶棧一些趣味也沒有，憑窗一望，早已是萬家燈火。

「老五；難爲你捧場，咱們哥三兒到那兒喝他三杯去！」老五回過頭去，老李早已下場了。不均的雪花膏，跑到眉毛上，益發的可笑。

「下來囉？老李，難爲你唱擊韻的，我是等不了囉！要不是夢飛拉我，我所（註）也不能來——這早晚可得放了我吧！」

（所就是「無論如何」的意思，平土語）

「什麼事吧！左不是大嫂子睡了幾眼，也值得怕到這份兒上？」老李說着，不容分說給老五戴上帽子，夢飛也拉着說：

「咱們哥三兒可有會子沒痛痛快快地喝幾杯了，今兒格你可走不了，聽說城外頭大碗居，新上的對蝦，也是不得不吃的，還有一手兒——」夢飛說着聲音就低了下去「回頭我帶你們哥兒倆瞧姑娘去！」講講「看面子成不成？」

老五是講燕趙所謂「義氣」的人，聽到朋友說上「面子」兩字是非去不得了，——且「看姑娘」更是必須湊熱鬧講義氣的。

——說「瞧姑娘」，老五很明白，也知道是簡單的一個定義：就是拿幾塊大洋

，一塊兒跑到一個有許多好看姑娘的地方，闢一闢，說一說，這姑娘也不急，且非常歡迎。說開的結果是要把幾塊大洋放下才得走。

這是老五新學來的，但只是跟人去也沒花一個大錢。老五只不明白，這些朋友爲什麼去呢，又廢錢，又擔擱時候，可是老五知趣也不問，問了則表示自己「不內行」，自己之所以要去，只是爲了「義氣」兩字而已。

如果有人說老五不講「義氣」，在老五是引爲最可恥的事。

酒樓上的三個酒漢，真喝到舌頭僵了，話聲啞了，才相扶着罵罵咧咧的下樓梯。

「老李呀！他媽的那夥計也不管人要不要，只管上酒，你這小子又一死兒的灌我——他媽的——」老五要窩雲，頭重身輕。

「老五——你要是騎裏罵人，他……他媽！」老李說不出來了，只是歪了頭，斜着紅眼瞪老五。「——我可，我可打你噯……」老李說着恍着手却打不上。他是夢飛噯的少，還能支持。

「別鬧了，你們看到了。」

老五抬頭一看，日頭般的電燈正照在陝西卷的翠雲閣上。剛要抬腳忽然停了起此時似乎應當唱一句戲，才顯得內行。

才要唱出「邁開大步往裏走！」一毫不恰題，於是隨口改了個「宋公明，來立在了烏龍院，叫聲大姐開門來！」

到得裏面姑娘的笑聲和了老李夢飛的笑聲時，老五酒就醒了七分，變做老夫子。

「好呀！五爺，再唱兩天，准得趕上余叔岩！這是那陣風兒把煙掐來啦！」

銀寶說着挑開簾子往裏讓。

「你們可不知道五爺新近討了老婆，都成了水牛，那天也得在家裏奉承太太，不然准得挨上打！」

「五爺娶太太，連屁也不放一個我們知道，」小雲說着一頭倒在老李懷裏，銀寶也和着拍手說：

「几兒格請我們？」

「下禮拜吧！」老五有些慌了。

「不成，明兒格就得請！」

「請坐汽車逛公園」，小雲出題目。

「好！好！」老五禁不起兩個潑婦，終於是暫時答應了。

一個不花錢的人，是不會想得老妓們的溫柔的，這裏兩對人兒撲到沙發上鬥骰，只有老五一用茶在棹上畫棋盤，用瓜子在上面擺隊伍。

爲了義氣，老五是忍到聽見外頭有叫賣硬麵條的聲音了。兩對的話是說不完，老五想着妻倚定窗戶，手抵着小牙兒想，是忍無可忍了。

「夢飛！夢飛！」說了又怕驚了人家，於是聲音是很低，夢飛只輕輕回過頭來，就又攙着銀寶死命的親嘴。

於是我們的獸子，這時是急了：

「我說：這屋裏還有個長耳朵的沒有？」

夢飛聽了才立起來。

「天可不早囉，咱們該走拉吧！」

「好！好！就走！就走！」夢飛說着起來拉老李戴帽子。

「你走就走，幹麼拉人家呀！」銀寶撇着嘴，滿臉的不高興。

「真的！老五，你還有事，不用等我們了，咱們明兒格局裏見吧！」老李怕老

「不自在也起來了。小雲倒有趣：

「慫恿拉！明兒格可想着來呀！我給慫恿點根煙捲！」

老五點了煙，沒有回頭就出了門。

街上是冷冷地不見一人，好容易我到一個老頭兒拉的車，才僱了回家。

車上的老五是又在心跳，想中午打老婆，不知此時還惱不？獸子的心沒有轉到幾轉就到了門口。

「達！達！達！」

沒有回聲。

老五急了用脚踢。

「回來囉五爺，我給慫恿開門。」

「不回來，還死在外頭！」老五說了連正眼也不看趙媽，一脚邁進自己的屋子。

腳步是悄悄地，眼裏的美人是抱着本書在燈下打瞌沒有睡。於是老五走了過去蒙着妻的眼。

「又是老五。」

老五放了手笑。

「怎麼才回來？」

老五沒有回答，抱着妻吻。

「上那兒去啦？」

「你怎麼長得那麼可人兒？」

「別鬧拉；人家都睡拉！」

「再親一下！」老五說着又要吻。

「人問你上那兒，你怎麼老不言語：總是撒野！」

「噢噢！跟夢飛和李臨姑娘去啦。」

「臨姑娘？」

「呵！」老五臉上真的笑，是浮着誠實的回報。

妻聽了掉過頭去不說了。

老五沒有留心脫下馬褂，仍是笑，「真沒味」。

「你跟他們學壞做什麼？」妻回過頭來看老五，心中明白默子還不識所謂模

的！

「怎麼叫做學壞？」

「臨姑娘好事嗎？」妻說着又回過頭去了。

老五不解，不作答。但心頭是會跳。

妻又回過頭來了。

「假如我也去隨男人可以不可以？」

老五急紅了臉，半句話也說不出。

「你自己想想吧，我反正不能成天的跟在你屁股後頭。——要說，我也不是那樣人，叫男人怕的，不過你該想想，只管陪着人家，也鬧不着好起，——叫人聽見名子多不好聽——」妻說了是低了頭不說了。

老五沒聽見妻的話，只想着如果妻也去找別的男人的話，獸子的慚愧是不會說話的，也不會多想，臉是又紅了。

這樣說自己看女人的罪，分明是等於妻之看男人了——老五想：

「你惱我嗎？」

「不的，乖！你明白我的話就成了！——睡吧！馬褂一晚上總算趕好了，明早

我替你穿上！」

老五聽了仍是怔着。

一個甜吻慈地來在老五的臉上。老五受了激刺，呀的一聲伏在妻的膝上哭了。到得用溫柔的嘴唇把淚珠舔乾，這獸子又是像是一小兒一樣的睡了。

妻搖了搖頭，這人——紅紅的臉，在燈光下映入一個具有絕大母性女人的眼中。上帝知道，這屋子是因而幸福了。

刑場

聽傳說天橋又要殺犯人，在早晨，這刑場附近的街巷，就立滿了三五閑談的人。

這些人，大約是把到街上閑談，看做一天裏最有趣的事務，最高尚，最經濟的消遣了。在此時，是燕趙慷慨悲歎的味兒尤其濃，走在道上，或是一起在小攤上吃東西，兩個人就能因而成了知己。在另一方面看，則有時機會好，只花了少數的錢，就可以買些人家沒本錢得來的東西。頭一種人，是不這樣，彷彿對物件看得輕，

手裏提着一個鳥籠子，一路上看斜射在土地上的陽光，聽着裏面鳥兒的囀語以為樂。這種行為，如其放在一個少年人的身上，常被看成所謂流氓一類的事；然而這籠子到得在一個白了鬚鬚，笑容可掬的老人手裏，則人的思想就完全兩樣了，——滿臉誠實的笑容裏，我們常會看出他們晚景的可憐，及蒼老的可愛來。走起路，是穩重而不慌的，說起話，是常由幾十年的經驗，而下句果斷的結論，或者帶些感慨的歎息，這種人，一部分看起來是頑固得可笑，一部則可以把他年歲翻過來，當做小孩子看法的可愛。

平日這各街頭，似乎是多半是充滿這些老人了，且話是沒有完，在今天，出了動人的新聞，於是聲音裏，比往常是多出些尖而高的調子來。這日不只多老人，在此，我們可以望到拉車的停住腳談，學生夾着書本，在道上張望，——尤其是賣杏仁茶的，賣糖停停的，是更比平日增了幾倍的笑容。

「早呀！您老！」

「可不是。」

「來碗吧！」說了，向來是不等主顧答應，就已盛了滿滿地一碗捧過去。爲了

使神氣自然，於是話仍不叫斷。

「你慢慢喝吧！等會兒就有熱鬧瞧！」

「怎麼？差事還沒過去麼？」

「聽說是一點，橫豎要來了！」

主顧不言語，怔怔地棒着空碗張望。於是小販接過空碗又說：

「再來一碗吧！」

「不用囉！不用囉！」

然而這碗是又滿滿地盛好捧過去。

稍微聽到聲音亂，人影移，在這些人的心理，是明白差事近了。

在大家想：前面一隊嚴肅而整齊的兵丁過去了，一定就看見這輛車，車上的人一定高聲罵，或是唱幾句雄壯的曲兒，然而車上的勁臣，在街上過去，却只是沉默的低着頭。

老年人說：「這孩子還有良心，能斷了知道，害羞。」

少年人說：「這小子乏，連腰也不直直叫人瞧。」

老年想：「這孩子怪可憐的」。

少年人想：「這小子滿臉的壞，早就該死。」

然而幼臣的心理。是完全出乎這一般人的理想之外，並不爲了害差，懺悔而低頭，也並不是怕死。人在車上，在具着虔誠的沉默裏，是絕不想在死前唱着曲兒，迎合觀衆，或說幾句話，而顯出自己的豪放。

幼臣想：想到這已過剎那的往事，死在心裏就看得輕了。

——死本來是很平凡的事，如其一個人生而就死，或是老而病死，這都是極痛心的事。一生出來，才到人間，人間一切的樂趣還沒得到就死了，是表示這「一生」是最無聊。人老了，病，病到幾月，或幾年，把痛苦都積在身上，都嘗够了而死，則這死是最難過。幼臣在此時，是想判人生一切的死法，都沒有刑場上死的好：一方面是人活了二十幾年，把人生前半部的幸福過了，後半部的苦痛不去受，而死了則這死，在一生裏，可以說是滿足。一方面是人死在刑場，在死前不受病的苦，且即或有痛苦，也只在一時，——甚至於這剎時的痛苦，都不會感覺。

彷彿看見那老人，少年人，在出些議論從眼前過，但幼臣所想的，是這些人所

不能獲得到的另一方面。

幼臣的心，是轉回到往事上了。

幼臣想：想那年春天由鄉下搬到城裏來，一切的東西，都是幼臣平日所不會見的，整齊的街道，閃耀的電燈，美麗的建築，以及馬車，電車，鳴之自如的汽車……機會好，幼臣的資質也好，幼臣到城裏不及一月就學會了開汽車，不久就由人介紹一個闊人的家裏作汽車夫，直到今天又死，連「死」，幼臣都看成是樂的。

一切事在幼臣的心裏，都覺得天給的玄妙，無論在炎熱的夏天，冷風刺骨的冬日，或是和溫醇人的春天，以及涼爽的秋天，幼臣是都在繁華的街上飛，在此，早上起來，到晚間回來睡覺之間，許多道路，爲了主人的目的地，是有些走熟了。

然而有許多同住在這城市的人，也有和主人走同樣的幾條。幼臣在這幾道，及道上的許多常見人中，是發現了一個動心的女人。

樣子類似人家的使女，或是儉樸一些的女學生，幼臣是猜想多次猜不着：那白而微瘦的瓜子臉，黑而帶神的眼睛，玲瓏的身材，整齊的衣履……把每一點美處分開來形容，幼臣想不出她的妙，如果合說起來說，則真個動幼臣的心。

每天車子經過這條街，每天見了這女人低頭在道上走，或者偶爾抬起頭望望道

車子，及開車的人，幼臣就感到有一種力量從女人的眼裏射到自己的身上，但只一刻便過去了，一刻的醉，一刻閃眼便過去了，到得把主人送到目的地，車子停了，於是人就怔怔地回味這剎那，仍是白的臉，黑的眼，誘人的閃動輪廓，忘了，一切忘了，一切的醉，在過了之後就記不清，然而這所謂「記不清」，在幼臣是更感覺得神秘。

每天只希望看見這女人，到得一看，一閃，一閃，就又希望第二天的此時了。

——幼臣是確乎認為這女人在心中算一件事，確乎認為這女人是未識的知己，或者愛人。幼臣也常去想她，猜想她，幻想她，幻想到如何主人替自己說了親，如何的看紅轎子來，如何跪拜了，如何在愛中過渡日子，自己仍然開車，天天仍見街上街上買東西……。

起先是幻想過了而空，到後來是幻想到心上就跑不了，或者自己竟疑成是事實。

因此在道上碰見了，便不自主的車子放慢。

直到這天，這幻想便生了不幸的事；

是初春，且是一個清朗的早晨。天氣還有些冷，但人却感覺得很舒服。那一片

平鋪在地上的紅光，映着迎風蕭瑟的柳枝，在這天，幼臣早上開出車子，神志更是恍恍得異常。

又是走到這條街，又是遠遠地望見了這女人。
看見女人停住腳，回頭望，彷彿意思是：

「愛人：你來啦！」

那飄忽的頭髮裏，現着白白地額，那似秋水，似行雲的眼中，溜着一點的黑晶，那豔紅的兩頰含笑，那微撇的嘴兒似噙。

「愛人：你來呵！」這似乎真是女人說出的。

於是幼臣說：

「我來囉！」

開足了馬力馳去。「你來囉！」「我來囉！」。跳出車，抱了女人狂開，狂吻，倒下了，女人臉上的紅，女人細長的眉毛，女人不見了，這兩人化了水流去。

一剎那過去了。

很明了的是，車到了牆跟，把女人碰倒在地下，流了血，滾過去。

「怎麼好！怎麼好！」幼臣想：一切事都明白了，幻想破了，並沒和女人交談

過，女人仍是街道一個不識的女人，自己仍是一個開車的。

但幼臣仍不信，彷彿一切愛情都過去了，紅了臉仍在冥想。直到驛裏面主人喊：

「幼臣：你，你，你……。」

又看警察來了，許多人圍來了。心上仍是：

「怎麼好？怎麼好？」

「嘿：還怔着哩！嚇唬怎麼樣啦！」

幼臣聽了才開門下了車，驚恐的走到女人身旁，蹲下，去捫女人的心，不跳了，去摸女人的額，涼了。幼臣猛的縮回手。

那自然橫臥的身子，一副聖潔的笑容。

——「死了麼？」

幼臣慢慢地斜起頭，望着那圍着的人，想着尋一個了解自己的，同情自己的人，原諒自己的人，但是沒有，一個個人的臉，是都在怒目看自己。

於是幼臣的眼又移到死了的女人上。

女人是沒有怒意，且在笑。幼臣的心裏就極其慘。

彷彿在死後，才了解自己，才接受了自己偉大的愛：

幼臣又想看她的眼，但眼早已閉上了，是永不會再睜開，望下看，那白嫩的手臂上，染了玫瑰色的血。

幼臣用手摸，血還是熱的，放在舌上舐，是甜的，幼臣是不自主的流下眼淚。

「問你怎麼啦，怔什麼？」

幼臣聽了，才回憶適才警查問的話沒有答，於是又去捫女人的心，仍是不動，摸女人的額，仍是涼，幼臣是明白這女人確乎死了。

於是說：

「死了呢！老總！」

「起來，起來，一塊去吧！」警查接下對主人說：

「你也去！」又對看的人說：

「死了人有什麼可瞧，散開，散開！」

衆人散開，但仍遠遠地立着：

於是這殘剩人沉默的走上法庭約審。

過了整天判決了，判的幼臣爲死刑，理由是：街道上沒有人，又沒有別的車，女人在人走的道上走，開車且沒捫喇叭，則沒有原諒，問幼臣爲什麼，幼臣說不出理由，於是就斷了是仇殺，判了死刑。

監牢中的幼臣，是完全沉默了。

然而到了這臨刑的今日，則心是又在亂想。

——自己爲什麼該死刑，幼臣他覺得奇怪，他一些也不解，然而他之所以不反對死刑，是爲了能快些別去這人間，去尋我心的歸宿。

這車上人的心理，是完全出乎這一般觀衆的心理之外。

這老年人仍不住的嘆息的說：

「可憐呀！憐可！」

這少年是更急：想在此似乎車上人該拍胸說幾句硬朗話，或是唱唱「孤王酒醉

桃花宮」及「自幼兒闖江湖」一類的戲，才覺出這天的出來，是不辜負這腿。然而所看的人，是乏了又乏。

「小夥子，怕什麼？唱兩齣兒們聽聽！」

幼臣抬眼看了看，仍是無意識的低下了。

聽人聲喊，車輪響。不久，就到了刑場，由兩個兵扶下車，扶到監刑官的前面報到。

照例，坐在上面的監刑官，是戴着墨晶的眼鏡的，據說怕犯人看了記住，則到陰間後變鬼報復。然而這監刑官即或沒戴眼鏡，幼臣是也不會看清的。

「嚴幼臣！」幼臣答：

「到！」監刑官又問：

「你知罪麼？」

幼臣不答，低了頭。

於是兩旁的人就吆呼。

「知罪了。」

「你還有話說麼？」

「沒有！」

監刑官想此時話完了，才記起要說完犯人收入監時的那句話：「去吧；此時是可一面不可再的。」然而一想立在眼前的，是死刑的犯人，這話不適用，於是改了說：

「殺了報來。」

於是這兩個人攙着犯人，一個舉了刀，引犯人跪在前面。

一切人是肅靜了。然而幼臣此時彷彿頭已經斷了的亂。

——那血的頭滾在地上，飛跑，飛跑，跑到一個山，山上兩個牛在打架，於是這頭飛過了牛，又見一條血河，天是渾黑，但一刻又變成清朗了。日頭紅，且大，大到彷彿在眼前，又見那女人從日頭出來，跑過橋來，抱着自己，吻自己，忽然橋斷了，於是兩人同時落下去。落下去所見的是：紅，綠，紫，黃，紅，許多顏色在眼前變，又見……

「小夥子，精神點，再過二十年又是一條好漢子！」
——是還沒有死。幼臣聽到身邊的人在說話，直了腰，想了想，然而這刀是已
由腰頸穿過了。

一九二九，夏。上海

一九二九年夏
上海
幼臣

4
1948.11.16.

—110—

4080

.63

-5